



皇明通紀

上

1765
8





新鑿李卓吾先生增補批點皇明正續合併通紀統宗卷之九

弘治

粵濱逸史清瀾鈞叟 東莞陳建輯著

批點 李卓吾

孝宗敬皇帝

御名祐堂憲宗長子建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睿武太德至仁戊申弘治元年在位一十八年

正德南弘治元年

正月擢左庶子劉健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健河

躬耕籍田

南洛陽人○召巡撫遼東左副都御史馬文升為左都御史召南京刑部

尚書何喬新為刑部尚書二月上耕籍田禮畢宴群臣時教坊司以

上謁先師

禱劇承應或出狎語馬文升厲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

亂宸聰耶即斥去之二御史以糾儀下獄文升謂即位之初不宜輒罪言

官於是得釋時論韙之○三月上視太學謁先師○勅脩憲宗皇帝

實錄○南京吏部主事儲懌上疏薦舉謫籍遺才先是中書舍人丁璣主

本道諸批點皇明通紀統宗卷之九

江口

儲上 疏荐奉 遺牙所 政

謙功 在社 稷

四忠 並列

請辨請 學政

出治 之本

事張吉王純進士教毓元李文祥並以言事得罪遠謫
人者既以直言狗國必不變節辱身今皆棄之變夷嶺南之間毒霧瘴氛
與死為伍情實可憫乞取而真之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可觀
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 上以付吏部起用之。加贈
前少保兵部尚書于謙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簡敏建祠墓所賜額
曰旌功命有司春秋致祭時給事中孫需等言謙功在社稷宜賜 贈諡廟
禮按 于公謙巡撫河南時公解在馬軍橋西天順初公被誣死開封父
老聞之成涕泣相率請故解為伍哭奠後因立祠解旁祀之李夢
陽為之記杭州後復以于謙配伍子胥褚遂良岳飛為四忠祠嗚呼兩
地專祀四忠並列謙之死為不朽矣
少詹事楊守陳請勸講學聽政疏曰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
前夫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之得於內者深而
為出治之本者也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堯舜之資於外者
博而為致治之綱者也臣昔忝官僚伏觀陛下儼然端拱朗誦經書儒臣

按一本 大小經 總下有 以講學 常御早 午二朝 以聽政 其大小 總十 七字

理敬危 微之辨

陛下 所接 見惟 大臣 之丰 儀中 官所 信惟 內臣 之言 語

政事 訪 為得 失

肅然進講略陳訓詁未嘗降一睿問以考究聖賢之奧旨帝王之至道理
欲危微之辨何自而明知行精十之功曷從而盡臣恐 陛下之得於內
者未能如堯舜之深也今陛下視朝之所接見者惟大臣之丰儀而已
宮中之所聽信者惟內臣之言語而已至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小官遠臣
之才貌何由識之群吏之情弊萬民之疾苦何由聞之賢才不能以自達
聰明時有所偏蔽臣恐 陛下之資於外者未若堯舜之博也伏望遵用
祖宗舊制仍開大小經筵則必擇端介博雅之儒臣侍班進講
陛下聽講之際凡有未明輒賜清問凡聖賢之旨帝王之道人臣之執為
忠邪政事之執為得失天下何因而治亂歷代何為而興亡皆一一講明
之必使聖心洞然而後已凡四書五經
祖宗典訓及歷代諸史百官題奏皆當聚之文華殿後日輪內閣大臣一
員講官二員使居前殿之右廂 陛下退朝常御後殿或前殿以養心窮

臣等謹將此書通已完宗

慈寡
思清
出治之
本立

面議
批答

致治
之綱
率

理裁決庶務一遇經書題奏或有隱字與義則錄示講官使解或召問使
對陛下白之間居受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慈寡而心清
感少而理明則得於內者深而出治之本立矣至若午朝則陛下御文
華殿而內閣及府部院寺大臣及科道官輪番列侍遇有大政會議使人
各盡其謀

陛下審而行之其餘具本進者則召內閣面議而批答之凡內外官員見
辭赴任或自任所求見者陛下必俯降辭色或詢時政或詢賢才以及
地方之利病民之休戚俾各從實以對因以察其賢否忠邪而加黜陟
馬罷行馬俾賢才常集於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以天下之耳目為一已
之聰明則陛下之資於外者博而致治之網舉矣若謂精一執中為腐
談詢岳達聰為迂說謂經書不必與儒臣問答政事不必與群臣面議但
如近世之聽日講以示虛文御午門以應故事凡百題奏皆付內監諸臣

寄聰
明於
左右
之人

寄聰
明於
門容

端毅之
言與文
懿合

上呼
先生
而不
名敬

調昔批答謂可以致治臣恐積弊未革隱禍已深不但如目前所慮而已
上褒納之吏部尚書王恕議保治奏狀言正統以來每日止設一朝臣
下進見說事不過片時聖主雖聰明豈能盡識盡察不過寄聰明於左
右之人大臣與左右之人相見者不多亦豈能盡識諸大臣之賢否亦不
過寄聰明於門容門容之識見未必盡合公論或得於毀譽之言或出於好
惡之私是故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欲察識之得其真必須陛下日
御便殿宣召諸大臣與之講論治道謀議政事或令轉對或閱其章奏如
此非惟可以識大臣而隨才任事亦可以放洪聖心而進於高明矣

謹按

王端毅之言正與楊文懿合
殿未必非二公之言故之也

孝宗晚生屢召公卿大臣議政便

三月十二日初開經筵賜講官學士程敏政等宴及白金寶鈔有差十三
日文華後殿早進讀尚書孟子及午進讀大學衍義自後以為常講畢賜
茶上皆呼先生而不名○四月天壽山大風雹毀瓦傷物震驚陵寢

三月十二日初開經筵賜講官學士程敏政等宴及白金寶鈔有差十三

士之心專

科道待以不次之位

劉吉柔條取悅無所不至

劍腹

人目吉為劉綿花

湯昂以風節自負

上遣官祭告戒諭群臣修省先是大學士萬安尹直既被劾罷劉吉慮科道言之乃傾身阿結昏夜款門析免彈劾建言欲超遷科道待以不次之位凡科道為聖情採納者悉謂由已自此人無復有言之者矣至是左庶子兼侍讀張昇上疏謂應天之實當以輔導之臣為先萬安尹直相繼罷去獨劉吉尚叨深結科道昏暮款門柔條取悅無所不至責成萬善依恣宮壺凶焰熾灼吉與締姻請托公府賂入私門數吉十罪自謂李林甫之密也劍腹賈似道之牢籠言路合而為一宜亟譴斥以應災異以回天意可也疏上御史魏璋等阿吉意交章劾昇指為輕薄小人左遷具南京工部員外郎由是人目吉為劉綿花以其耐彈也○逮御史湯昂及雲州知州劉槩下獄罪為人抗爽喜為大言以風節自負先是以印馬詣內明會秋萬安劉吉尹直謂曰近日詔書裏面不欲開言路吾輩扶持言官增之耳罪即以其語劾奏之謂其不當稱裏面且歸過於君非人臣之義數

直聲震天下

賴昂復安之兆

非所以昭典法而示戒

日司禮監宣罪人傳旨以疏已留中罪本言疏不出時併劾諸中官諸中官稍匿罪昂然遂出益肆志自負多以草疏示人已而安直皆免象與李文祥等日夜酣呼以為君子進小人退雖劉吉尚在不足忌也一時直聲震天下吉使門客徐鵬嗚御史魏璋以利使伺罪上家壽州知州劉槩與書言嘗夢一人牽牛陷澤中罪手提牛角引之而上蓋人牽牛象國姓此國勢瀕危賴昂復安之兆也因餽白金為壽罪大嘉出書示客璋以此劾之謂其妖言誹謗遂捕罪及槩下錦衣衛獄○六月遼虜犯大同宣府詔鎮守等官各陳所見○僧繼曉伏誅給事中林廷玉言奏僧繼曉罪惡貫盈先年雖已發為民然盜竊實資鉅萬日擁美姬以自娛漏網故鄉優游自在非所以昭典法而示鑒戒也○七月二十日文華後殿講書畢

李卓吾批點皇明通紀續序 卷九

上賜講臣程敏政等各織金緋衣金帶及紗帽烏靴皆叩頭謝訖上顧謂曰先生辛苦歲對曰此皆職分當為頓首而退敏政有詩記之曰日映梁魚晚殿深湛恩稠鸞親臨褒衣紅濯天機錦束帶黃分內帑金文車清班容官履漸驚華髮點朝簪經生職分尋常事消得君王念苦辛○八月詔考正孔廟從祀名位禮科給事中張九功奏言孔子之道大同天地從祀諸賢豈容或苟如荀况馬融王弼皆在所當黜今之儒臣禮部侍郎薛瑄在所當入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程敏政上言聖王治天下以祀典為重况孔子功德在萬世必文與行兼名與實副者乃可以從祀若戴聖身陷賊吏劉向喜談神仙馬融為梁冀草詔殺李固何休解春秋黜周王魯王弼何晏倡為清談王肅佐司馬昭篡魏杜預為吏不廉為將不義得罪名教皆宜黜祀顏子曾子子思配享于殿而父在兩廡所以明倫宜別立啟聖一祠祀叔梁紇而以顏無繇曾皙孔鯉及孟孫氏配享祭酒謝鐸則謂

考正孔廟從祀名位

孔子功德在萬世

宜別立啟聖一祠

皆辨一作取辨

諸子抱遺經專門講授
三臣所議皆是
張程謝三臣所議皆是而當時不能從何也至嘉靖
吳澄出處不正當黜其祀俱詔廷臣議之學士吳寬言從祀苟有益於經傳則馬融楊雄皆不廢侍郎倪岳亦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可貶然秦漢以來六經出煨燼賴諸子抱遺經專門講授經以復存自唐之註疏多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何可盡廢於是從祀咸仍其舊云
擢湖廣按察使楊繼宗為左僉都御史巡撫雲南繼宗山西楊城人性剛廉為嘉興知府止帶蒼頭一人如旅寓然滿九載民老幼遮道留之不忍捨去陞浙江按察使憲綱振肅初藩臬諸司所用皆辨於下鎮守中官供給日費萬錢繼宗一切革去之陞左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地方外戚宦官莊田多占民間地土繼宗悉奪而還之權貴斂跡成化乙巳星變上疏左

謹按 張程謝三臣所議皆是而當時不能從何也至嘉靖 聖天子始斷然一切正之豈事固有待與惟薛文清從祀之議近 來若給事中楊廉解一貫都御史姚謨參政許讚御史楊瞻樊得仁屢 屢言之當時皆以議不同而止

繼宗為知府滿九載民不忍捨去
革除繼宗
供給

本朝... 卷之...

繼宗
剛直
燕介

武選郎
中陸容
上疏極
論都督
品武官極

洪謨著
經辨疑

雖三公
之
貴不
共易

陸容
有志
經濟

遷雲南副使復累陞巡撫雲南卒繼宗為人好善惡惡出於天性與人不苟合人多憚其方嚴居官二十餘年其剛直廉介之操雖庸人孺子皆知其名云○以都指揮工欽梁宏為都督僉事既而罷之時太監李良與御廐為宏欽乞陞既得旨矣武選郎中陸容上疏極論都督武官極品休勢甚重不宜授無功及非人而良等招權市恩當正典刑疏兩上竟奪其新命士論壯之○冬禮部尚書周洪謨致仕卒謚文安洪謨嘗著經書疑辨錄每自言吾為此錄發經書之蘊正先儒之失破千載之惑雖三公之尊黃閣之榮吾不與易也洪謨專門尚書恒不滿於蔡傳欲訂著為書果成而卒○召南京兵部尚書耿裕為禮部尚書裕河南盧氏人前南京刑部尚書耿九疇之子也○擢兵部郎中陸容為浙江右叅政容蘇州崑山人弱冠為縣學生即有志經濟大肆力于經史百家至九典禮兵刑漕運水利之類莫不通究晚晰舉進士累官兵部職方郎中時邊報罕寧章奏曰

陸容
疏論
人事

劉吉柄
國疑容
侵官

張桂假
考察以
按斥無
臣

張桂乘
朝覲以
罷去忠
說之士

或三四上凡虜情虛實地理險易兵力分合皆稔然且中肯綮事下二邊邊人驚服而於沮征安南沮太監李良之陸數事尤偉改武選郎中值上登極上疏論八事曰儲養台輔教導勳戚愛惜人才又任巡撫經理武衛選練禁兵均平鈔法慎重會議言多懇切時劉吉柄國疑容侵官將陰中之尚書余子俊為言于吏部得出為叅政容泣浙江尤有聲既而竟以考察去位聞者駭容著述甚富有式齋稿救園雜記等書

謹按

李卓吾云陸容浙江蘇州人也自弱冠有志經濟凡天地間事類無不畢曉及舉進士經略四方此其志當日上疏懇切時務詳明規其上疏八事皆安國理邊之大議然則容亦人傑哉借手柄國者乃劉吉非其人而陰中之其不終於仕也奈之何哉
忠謹之士胡端敏奏議謂近年考察多將剛正有為不肯逢迎交結之人黜退致令人才缺之正謂此也餘冬序錄亦謂近歲黃州知府盧濬守已愛民而得罪上則應朝去職曹濂繼乏持其所親貪暴自恣兩經考察皆得完璧時有盧濬不來天沒眼曹濂重到地無皮之謠愚謂我朝特考察之權以為彰瘡之術然其如多私解公何哉

正己酉弘治二年

子俊名言 文祥 召還 授兵部主事 非諂 朝政 王恕上 疏救 公道激 之也

二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余子俊卒贈太保謚肅敏子俊嘗語人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即達且小亦須為百年之計又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以身任之慎勿養交市恩為遠怨自全之地亦名言云○謫兵部主事李文祥為貴州興隆衛經歷先是文祥既出為咸寧丞王恕重其才尋奏召還授兵部主事居十餘日中書舍人吉人以言事下獄乃有媒孽文祥前安議朝政者於是亦被逮成獄降邊衛經歷未幾進表南還返寒至商河城曲河水陷溺死時年三十○謫御史湯雅知州劉槩戍甘肅貶庶吉士鄒智廣東石城千戶所吏且先是槩等既下獄馬文升掌都察院以罪受槩餽遺誹謗朝政問充軍槩比擬造妖言者律罪死時言官畏內閣威權無一人敢為槩等申白者惟王恕上疏救之劉吉票旨不從竟發充軍時吉憾智嘗劾已諷錦衣衛因罪獄辭連及智併下之獄逼供與罪等

從來誹謗朝政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韶辭疾不為判案獲免乃謫石城後二年卒年二十六

汝愚大類 孝孺 之利 善後時 今曰之

謹按名臣錄鄒智獄中寫懷詩有白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大車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其慷慨忠愛之意溢於言表餘于張吉謂人臣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自宋諸儒沒後如鄒汝愚者世不多見使天假之以年其所成就固未可量而不幸短命死矣惜哉建謂鄒汝愚之才大類方孝孺

名歸 人主 之一 身 之 諫 之 疏 諷 之 諫

大理寺評事夏鍬上疏曰臣伏見主事李文祥庶吉事鄒智等皆以言得罪夫言官無流箴之禍則不足以彰其譽有謫徙之苦則愈足以見其難罪愈重而名愈高是言者之得罪雖今日之苦亦後時之利但非人主之福耳人主者知此之故轉而容之則言者無其禍亦無其罪愈輕而名愈鮮而名固歸於人主之一身矣疏奏留中

謹按此疏詞婉得諷諫之體而亦不失為確論也
官而天下之士亦以此多而侈之近世之士大夫亦每效之以矯美名於一時及其與竄則皆慰之曰是何傷哉是固仕宦之第一籌也其人

仕官 第一等

亦自謂曰吾讀書之能事畢矣不死則希越常格不幸而死亦收忠義之名學勇退者則揭日月而行以取捷徑士君子立身事君而顧如是哉建謂夏大理之言為入君不可不知鄭少谷之言為入臣尤宜自省

以左都御史馬文升為兵部尚書召提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屠滸回掌院事○調南京給事中周紘為南京光祿寺署丞御史張昂為南京通政司知事先是紘等奉命南京教場點軍數少不准破調守備官奏其刀燈劉吉票旨令吏部調外任王恕執奏紘昂奉命點軍不宜調吉不聽復票旨云周紘張昂點軍不到如何不即奏聞却乃展轉刀燈挾制入已從寬調外任了罷恕復奏言天下大事賞與罰而已賞必當功罰必當罪此為治之良法也今不治失伍者之罪反責點操之官何以使人哉吉猶不從科道交奏以為老臣言宜聽紘昂乃得改京職吉在內閣專以報怨為務上初即位言官論薦大臣必以王恕為首及論劾大臣必指斥萬安及吉南京科道保舉王恕入閣乞速罷去萬安劉吉言尤激切及安既去吉當

天下 大事 賞與 罰

吉在內閣 以報怨為務 知國休

王恕 每沮 於言

韓昂 上言 廣嗣 有之

韓昂 進言 於上

國專政與恕內外不合恕有所行吉必從中沮之時中官蔣琮守備南京許奏給事中方向等吉票旨貶謫殆盡恕奏薦戶科給事中陳壽為大理寺丞吉諷御史論壽不諳刑名改南京光祿少卿恕又薦大僕少卿白思明為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吉諷御史魏璋等論其不協入望調外任知府恕憤吉沮抑屢疏求退人皆知恕為吉所媚嫉畏其威權不敢言惟以懷恩在內知恕之賢吉雖嫉恕亦不敢加害云○西域撒馬兒罕遣使進獅夷人所過橫為侵擾禮部給事中韓鼎上言陛下初政放驟禽異獸天下聞之今未踰年遽受夷人貢獅恐無以杜方來獻者况狎狎之獸非宜狎玩且供費不貲宜罷遣之時上不置妃嬪繼體未立鼎復上言古者天子一娶十二女以廣儲嗣今舍是弗圖乃徒建設齋醮將以徼福於神不已感乎 上嘉納之

謹按 李夢陽曰孝廟不立貴妃時言官有以匹夫之行言者或謂之不讀禮者也古者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諸侯一娶九女皆

卷之七 禮記 卷之七 禮記

廣嗣之道也

六月京城及通州等處大水溢軍民房屋傾倒人畜漂溺死者甚衆詔

皇亦

有莊

法此定方估

審錄獄囚百官各陳政事闕失○時皇莊屬民戶部郎中周軫言天子藏富於民皇亦有莊顧示以小非稱宜與民否亦宜軍管莊如例畝限三分責民入租有司解部以進疏入番中○八月刑部尚書何喬新等言伏覲大明律四百六十條其間計贓科罪者居多至於計贓又須估鈔方可定罪然計贓科罪者律也律一定而不可易以贓估鈔者例也例所以輔律可隨時損益之但國初制律之時每銀一兩值鈔一貫今則值鈔八十貫是國初常人盜銀八十兩方得絞罪監守盜銀四十兩方得斬罪今常人盜銀一兩監守盜銀伍錢即坐絞斬罪名雖曰民俗澆漓易犯故重以懲之然非祖宗制律之本意矣查得正統成化間都御史陳智監察御史李奎剛等爰有論

過刻
過非
總非
舊制

法輕易
犯賊吏
益肆非
太祖制
法初意

楊守
陳未
崇求
進權

奏或欲照依國初估鈔常人盜銀八十兩方坐絞罪或欲照今時估鈔常人盜銀一兩即坐絞罪合而論之賊輕罪重者似過于刻賊重罪輕者似失于縱合自今後估計鈔貫銀每一兩銅錢一千文各值鈔四十貫庶免得中時議者以銀錢估鈔舊例行之已久而宜仍依原估喬新等議遂不行

謹按國初定律六賊計錢定罪不知何時始變例為估鈔為贓例行犯贓銀二兩估鈔八十貫坐死贓罪輕重不倫故不得不變為雜犯許贖矣自大明律有祿人受枉法贓八十貫絞死為之禁欲入難犯也文臣以其屬已遂托欽定事例改從雜犯而許之贖是以法輕易犯贓吏益肆非太祖制法初意矣建謂聖祖制法欲傳之萬世而未及百年即以變改不可勝言如獲溪雜記所謂律書變改始於徒法廢而流法亡如勝都憲昭所謂決斷武臣益貪縱不檢祖宗深重變亂成法之戒而變亂已如此况後此愈久愈遠將若之何

十月吏部右侍郎楊守陳卒謚文懿守陳浙江鄞縣人性恬淡官五品十有六年泊然自處未嘗求進權幸有重其賢欲援之者使所親喻意守陳

李自吾批集皇明通紀卷之九

倅
吾先
葵婦
國可滅
史不可
滅

謝却之私謂其人曰吾猶葵婦也守節三十年今老矣豈白首而改節耶
嘗被舍教內豎教成多去為近侍與守陳同事者率因之取寵貴而守陳
獨無所資藉士論多之嘗言古人謂國可滅史不可滅我
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太宗靖內難而後史臣不紀建文君事
遂使建文數年朝廷政事及當時忠於所事者皆湮沒不傳及今採輯尚
可補國史之缺

英宗
實錄
標目

景皇帝已復位號而英宗實錄標目猶言却矣王附是宜改正章欲上
以病不果○今州縣選民壯先是天順初令招募民壯鞍馬器械悉從官
給本戶有糧與免五石仍免丁二丁以資供給如有事故不許勾丁至
是令州縣選取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精壯之人州縣七八百里者每里
僉二名五百里者每里僉三名二百里者每里四名一百里以上者每里
五名春夏秋每月操二次至冬操二歇三遇警調集官給行糧其餘照天

寓兵於
農之意

順元年例

謹按

我朝承平百餘年來衛兵之弊極矣此舉似得變而通之寓兵於農
之意與今日奏合別圖丁糧雇募頂役者制頗不同愚於治安要議有
隨圖里編民兵之策畧與此合經世者考之

各監局
寺衙門
俱有定
員

內官
濫陞

定員非歷練老成雖有聰明才俊亦不輕授近年以來不然矣前者陛下
將內官論年遞降蓋矯往來濫陞之弊欲復祖宗之舊制誠是也臣於病
中風聞近日又陞起內官其數頗多夫前既以為濫而遞降之今何不
以為濫而復陞之舉措如此其何以示天下陛下嗣位之初人心歸向如
古之二帝三王本朝太祖太宗復見於今日莫不稱頌而愛戴之蓋聞陛
下在青宮時存心正大不喜聲色不貴貨貨及登寶位又罷貢獻織造屏
去一應珍奇玩好之物治近習蠹國亂政邪術欺君罔上之罪進逐刺麻
番僧法王佛子國師革罷傳奏冗員追回濫賞莊田蟒衣等項裁抑奢侈

陛下
在青
宮存
心正
大

李卓吾批明通紀卷之三

天下臣民稱頌而愛戴

奔競此天下臣民所以稱頌而愛戴之也夫何未久而又濫賞內官如此若復濫賞駐田蟒衣將見前數事不數年復如舊矣况今北虜在邊災異迭見此正君臣上下同加修省之時而國政如此其何以服遠人而弭天變乎疏入不報

正庚戌弘治三年

春封順天張鸞為寧壽伯尋進封侯。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徐溥少詹事汪諧為考試官取錢福等三百人廷試賜錢福劉存業靳貴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復官貴給由例先是成化甲辰令被災所在任滿官員納米完者饑荒賑濟免其赴部惟造須知功蹟牌冊差入齎繳而已至是王恕等會題言各官廩祿有限而雜取之俸尤微苟非取于公必至剝于下貪惰之風由茲而起功課之法廢格不行甚非政體今後考滿者俱令給由赴部照例考覈從之。夏河決原武議遷河南省城不果命戶部左

命戶部侍郎白昂往治之先是河決原武支流為三其一決封丘金龍口漫于祥符長垣下曹濮衝張秋長堤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汜濫于蘭陽儀封考城歸德以至於宿瀾漫四出不由故道未盡役民溺死者眾議者奏遷河南瀆省于他所以避其害左布政使徐恪條陳其不可乃止命昂往治之昂復舉南京兵部郎中婁性協治乃築陽武長堤以防張秋引中牟之決以入淮浚宿州古汴河以達泗自小河西抵歸德飲馬池中經符離橋一帶皆浚而深廣之又疏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決口三十六由是河入汴汴入淮淮入泗泗入淮以達于海水患稍息昂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不

能容乃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脩古河堤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時啟閉焉

李氏東陽曰河之為患自古有之漢以後決無常時治法亦異蓋有塞有浚有疏而疏之說勝國朝九決後為張秋都憲徐公有貞治之有號

李氏東陽曰河之為患自古有之漢以後決無常時治法亦異蓋有塞有浚有疏而疏之說勝國朝九決後為張秋都憲徐公有貞治之有號

河宜 疏不 宜塞

定積倉 積倉 糧

定積倉 糧民受 寔惠此 之謂民 之父母

冬惠星 見於天 津由內 臣勢盛 不可戒 典

其議者曰不能塞河而顧開之即使者至徐出示二壘一歲五竅者各一注而馮之則五竅者先涸使歸而議決此白公之親得于見聞者也金龍之決山東以為憂而河南復慮其塞兩議之弗定亦以矣白公既從疏議于是培增沐堤又疏其下流諸河故兩省之民咸宜之疏之效亦明矣哉

定廣積倉糧事有司每十里以上務要積糧一萬五千石每石三年一次查盤有司少三分者罰俸半年少五分者罰俸一年少六分以上者九年考滿降用

謹按

胡端敏奏議謂弘治初年州縣親民之官責其備荒積穀多少以下馬者惟圖取資得錢以防速退上馬者惟事奉承取名以未早墜皆不肯盡心民事民窮財盡一遇凶荒多致飢死今宜遵復先朝舊規

冬彗星見于天津詔大臣言軍民利病時政得失時內臣勢盛刑部侍郎彭韶上言內臣出入左右言語輕重能為禍福人所畏憚今軍馬錢糧入匠柴炭盡付其手分例相沿更相倣倣虛名實支遮掩外觀誰能詰之比見凡有章奏無不先允而後下於該部該部承而行之不復審處及至有

數故 一作 起數

革休 既定 就行 口奏 取旨 奉行 彭韶 此語 切中 今宜 机宜 喬新 執法 不阿

犯多從實省第宅踰制服食求奇聲勢移入望風震懼於斯極矣可不亟為懲戒乎又言臣獲隨午朝竊念日奉尋常數故于事無補願陛下執其要焉自今午朝惟議經邦急務如大陞除大災異緊急錢糧邊報緊關工程囚犯之類許令該衙門先期開具事由奏乞聖駕定日出御左順門事當會議者就於御前公同計議事體既定就行口奏取旨奉行次日補本備照仍乞溫顏俯詢曲折如此不惟世事日熟於聖明耳目而郡臣邪正亦自可見既不廢下朝之典又可率群臣興事上嘉納之

正 弘治四年

春刑部尚書何喬新致仕喬新執法不阿群小多不悅有御史鄒魯謀躡陞大理寺丞喬新薦其屬郎中魏紳補之魯遂誣奏喬新受親故餽遺屬托內閣劉吉素銜喬新遂下錦衣衛鞠訊無驗喬新乃乞致仕而歸魯尋

亦請外尋又以罪論死人皆為喬新快之

卸崇之
死亦天
道好還
之報

謹按雙溪雜記先是何喬新推重王恕每不平劉吉所行吉憾之及得
鄒魯劾章遂從中主其事竟令致仕曾後謫戍為仇家歐辱賸其
雙自劉吉尋亦罷歸大盜白晝入
其家驚怖而死天道好還如此

柳景
有罪
下獄

擢吏部左侍郎彭韶為刑部尚書。兩廣總兵官安遠侯柳景有罪下獄
奪爵總督兩廣右都御史秦紘亦下獄坐免景在鎮貪暴不法紘具列其
狀劾之逮景下刑部獄抵法追贓鉅萬禿其爵景求援于戚畹壽寧侯為

彭景
執法
直奏

內援冀減其贓且據他事誣紘以圖報復由是紘亦被逮坐免既而景贓
銀追及八百兩有旨免其餘欠彭韶上言 陛下優待貴近之臣如此臣
固知

守法之
官不阿
順

陛下有所不得已也但臣忝列守法之官不宜阿順以圖自便景所追贓
數十未及一乃特蒙恩盡行蠲宥如物論何且景贓既可免他日爵位亦
可營求而復美爵位既復又可營求出鎮矣竊聞藉口良善解軀誠非國

彭韶不
所考宗
之請

家之利也不聽 八月修 憲宗皇帝實錄成總裁大學士徐溥劉
健副總裁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丘濬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汪諧也

讀之
如親
見當
時之
事

王氏蓋曰前代修史左史記言右史紀動官中有起居注如晉董狐齊
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朝廷君臣
言動而書之後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我
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遠在殿下成化以來人君鮮與臣下
接朝事亦無可紀凡修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為吏戶禮兵刑工為
十館事繁者為二館分派諸人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副總裁刪削之
內閣大臣總裁潤色其三品以上乃得立傳亦多紀出身官遷擢而已
間有褒貶亦未必盡公後世將何所取信乎

勒令
致仕

九月大學士劉吉罷時 上欲封張皇后弟伯爵命吉撰誥 券吉言必
盡封 周 王二太后家子弟乃可封其實欲稽遲以俟賄 上惡其專

京人
欄街
而指
劉吉

權使中官至其家勒令致仕初劉綿花之誚或告吉以為出自監中一老
舉人好恢諧者吉因奏定舉人監生三次不中者不許會試其作威福如
此至是吉瀕行京師人欄街指曰喚綿花去矣吉去舉人會試禁限亦除
是月二十四日

李卓吾批點明通紀卷九

擢入 皇子生即 武宗皇帝也。○十月命太子太保禮部尚書丘濬兼文淵閣
閣 大學士入內閣典機務。先是召入閣者皆自侍郎而下未有以尚書入閣
張悅 者尚書入閣自濬始。○擢吏部左侍郎張悅為南京兵部尚書悅松江華
不欺 亭人篤學力行居官恪慎守法以不欺為本未嘗以恩怨利害動其心嘗
此正 謂人曰古之聖人其過人遠甚凡所獻為皆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
讀書 今之人去古聖賢亦遠矣每事竭其公忠猶恐不及况復齊之以私乎或
張悅 言有善讀書不善做官者悅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世豈有讀書本行而
始終 誤者性素清約自庶僚至重任四十餘年終始一節。○十二月復起秦紘
秦紘歷 為南京戶部尚書紘既免科道交章論救王恕亦極言紘清忠不宜罷遂
官野 起用馬紘山東單縣人平生剛毅廉介歷官至大司徒所居僅蔽風雨妻
僅蔽風 孳麥飯菜羹不改其舊及卒家無餘貲子孫有貧乏不能存者。○掌錦衣
兩清之 衛事都指揮使朱驥卒驥性度寬厚涉獵書史初襲衛正千戶少保于謙

驥捕賊 以女妻之天順初謙為權姦構害驥亦坐累謫戍邊成化初謙寃白驥得
有功命 還任二年以兵部薦陞指捕僉事督官校捕逐盜賊有功累遷今職十四
掌錦衣 年命掌錦衣衛印尋奉勅兼理稅密糾察之務驥為政不苛時重妖言禁
衛印 有妖人真惠者偽為書以惑眾為邏者所發株連數十百人皆當坐死驥
妖書 曰首事者獨惠耳餘皆愚民何辜得迺滅戍邊有衛卒偵其隣人傳示妖
其首 書者欲殺其事觀賞亟以告驥斥之曰此妄耳取書焚之滅其跡凡制獄
餘不 下錦衣者所司輒以巨挺加之以厲威驥獨否
明也 憲宗嘗命提忤旨者或譖其用小杖上怒遣中使詰責驥具以實對卒
也 不易弘初遴選軍政兵部列疏獨稱驥老成得體敦厚不刻云

鄞楊氏守陳曰 國朝設錦衣衛為親軍職任雄要其掌
御乘輿則漢奉車都尉之職也其掌徒獄察舉官邪民惡則司隸校尉
之職也其掌徵循京師禦非常賊姦則執金吾之職也其掌制獄逮
繫則又兼廷尉之職也兼是數職雄要莫尚焉任其職者往恬寵恃
勢觀刑贖貨遠或數年近或二三年輒憤事以賈禍惟朱驥監前車務

李卓吾批點皇明通志卷九

未發善始令終

為長厚恪守厥職司事二十餘年善始令終近時所未見也

封皇太后兄王源為瑞安伯弟王清為崇善伯王濬為安仁伯源尋進爵為侯

先帝

七月御史彭程巡視光祿寺上言監收厨料見光祿寺製造

行法之所

皇壇器用不知皇壇之義何所取詢之於人乃先帝脩齋行法之所

光祿錢

其造此器所以待朝廷不時之需也陛下即位凡若此類廢之殆盡何

脂膏血

為而猶有皇壇器用之制哉夫光祿寺錢糧悉民脂膏豈可置之無

信為札

用之地頃者李孜省繼曉倡為邪術虛耗民財先帝信之篤而禮之勤

惟在希

者無他意在希福與壽無疆也彼二人者罪惡深重蒙陛下置之典刑

福與壽

人心稱快則禍亂之來二人尚不能自免又焉有福壽於人之理哉上曰

此先帝之意也

先帝為孜省等所誤事已往矣彭程乃暴揚於章奏之間無入臣禮下鎮

撫司鞫問送法司擬贖杖還職命仍繫之尚書彭韶後以會審議上發隆慶衛充軍府部大臣及尚書王恕各疏請宥程不許久之釋為民

正壬子弘治五年

三月冊立皇子御名厚叟為皇太子赦天下○四月大學士丘濬上疏

陳時弊

陳時政之弊大要謂

太祖開國洪武建元歲在戊申我皇上登極改元之歲適與相符天意

殆欲

陛下紹休烈祖也遊觀漢唐宋之世自百五六十以後往往中微政

務日趨於弊風俗日趨於薄紀綱日趨於弛由是馴至於不可振起而底

于亡此無他中世繼體之君皆生於世道豐亨之際宮闈逸樂之中不歷

代之先

險阻不經憂患天示變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人有言而不知信好

尚失其政用度無其節信任非其人因循苟且而無奮發之志顛倒錯亂

而其為敗亡之歸故也向使其君若臣當其將微之時灼然預知其中微

之象因上天之垂戒汲汲然反躬脩省以祈天永命其國祚豈止於此哉

皇朝通志卷之...

巨姦一作神仙

議行丘濬奏

十斬之疏不諱魏徵

今災異迭見，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異鳥三鳴于禁中，其外徵之應甚可畏也。宜釐弊政，畫復舊規，以應天意。願陛下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于異端，節財費，勿至于耗國。公任用勿失于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臣姦，慎儉德，以懷求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庶可以回天災，消物異。帝王之治，可幾也。因擬為二十二條，以為朝廷抑遏。茲言杜塞，希求節財用，重名器之助，凡萬餘言。上覽奏，甚悅，批答以為切中時弊，命議行之。

詞林記謂丘濬上此疏自此。聖心益加嚮用，然濬時年已耆矣，其後上日英明，頗遠近習而聽信內閣實濬有以故之也。建按丘文莊此疏先借漢唐宋中葉為喻，以警聖心，而終陳二十二事，致設為論，答之辭以備聖聽。其故決則切視魏徵十斬之疏，無讓焉。惜以文繁不能盡錄。今節錄二款，以例其餘。天子誠能備錄其言，列為屏障于黼座之側，時賜觀覽，其有益于宗社生靈非淺矣。

國家安得許多官爵錢糧

查勘功臣

功臣之後不當為博士

孝宗報功之典

宗頊身漢北皆致酷禍，其效何如也。有言工作之人，勞苦欲希世賞者，請折之曰：國家之于百工技藝，有官者各有俸祿，無官者亦有祿給，其所以作勞成效，皆其職分當為者也。因事而不時賞資秩，滿而循資陞用，可也。乃欲一功畢工，一功陞賞，國家安得許多官爵錢糧也。余者類此，詔以**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大有勳勞之人，今其子孫有不沾寸祿與編民無異，量加恩典，俾奉其祀。該部查勘明白，具實以聞。蓋用禮部給事中**吳仕儻**建言也。於是吏部行各所在，查取開平王曾孫**常復**、寧河王玄孫**鄧炳岐**、陽王支孫**李璿**、東歐王玄孫**湯紹宗**、赴京兵部奏請，俱授南京錦衣衛指揮使，俾各近其墳墓，以便奉祀。**錄誠意伯劉基**九世孫**瑜**為處州衛指揮使，先是**景泰中錄基**七世孫與**顏孟**二氏之後，並為翰林五經博士。至是給事中**吳仕儻**復言誠意伯乃功臣，其後不當為博士，乃改是職。

謹按國初封功臣公侯伯者七十餘人，後惟魏國徐公、黔國沐公與武定侯三人子孫得承襲。至今餘皆廢罷。至此乃錄用常開平等五。今後皆元功也。迨加靖中，今皇上以開國元勳子孫宜與國同休，乃詔封常之後汝成，為懷遠侯。李岐陽之後沂為臨淮侯，鄧寧河之後繼

常之作常開平之

愈隆

坤為定遠侯湯東甌之後佑賢為靈壁侯而誠意伯孫瑜亦仍伯爵報功之典愈隆盛矣

地方粟
豆無甚
貴之時

人以為
利而不
知其壞
旧法

八月壽寧侯張繼卒追封昌國公尋命其子鶴齡襲封壽寧侯。令兩淮等鹽運司鹽引俱于運司招商開中納銀類解戶部太倉以備邊儲國初以采天下鹽課俱于各邊開中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鹽利于近邊轉運本色以待開中故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至是戶部尚書葉淇准安人鹽商皆其親識因與淇言鹽商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辨之利淇然之內閣徐溥淇同年最厚淇遂奏准商人引為利而不知其壞舊法也商人赴邊開中之法既廢近邊米豆無人買運價遂騰湧邊儲自此整理愈難矣

謹按

嘉靖中詹事霍端疏謂昔我五升是故富商大賈悉于三邊自出財力自招游民自懇邊地自藝菽粟自立堡伍歲時屢豐菽粟屢盈至天順成化年間甘肅寧夏粟每石

款安邊
足用莫
急於復
太宗法

易銀二錢時有計利者曰商人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是以銀伍分得鹽一引也請更法課銀四錢貳分支鹽一引其獲利八倍于昔矣戶部以為實利遂變其法凡商人引鹽悉輸銀于戶部間有輸粟之例亦屢行屢止且雖輸粟亦非二斗五升之舊矣商賈耕稼積粟無用輒棄而歸邊地遂日荒蕪困敝今千里沃壤莽然荆榛稻米一石值銀伍兩皆鹽法更弊之故也然則欲安邊足用莫急于復太宗法乎建按

禁生
員吏
典上
納事
例

十一月停止生員吏典上納事例吏部尚書王恕等奏訪得永樂宣德正統年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馬當時未聞有納糧草納銀兩為監生吏典等項事例糧草不聞不足軍民不聞困弊近年以來各邊并腹裏少有災傷所在守土等官止圖目前分寸之利不為國家長久之計輒便奏聞生員吏典納粟等項事例彼此效尤遂為長策自有此例雜進者且多一由以致正途監生吏典因而壅滯不得出身候選多至十五六年以

李卓吾批點皇明通紀疏宗

今日既以財進身他日豈能以廉律已

濟人不多壞事大

上統得官年已日衰誰肯盡心職業不謀歸計况此等今日既以財進身他日豈能以廉律已欲不貪財害民天下治安何由而得本部已於弘治元年三月具題停止續該巡撫山東都御史王濬巡撫南直隸都御史鍾各明知道本部題准停止再不許奏開前項生員吏典納銀事例乃敢故違戶部亦不查照輒便朦朧覆奏准行是使後來雜進人數愈多選法愈加壅滯况其所得銀物不及一貴族所積濟人不多壞事實大所宜通行就便停止今後各處災傷任從巡撫等官多方區畫再有奏開前項納銀事例聽從本部并科道糾劾治罪上從之

正 弘治六年

謹按生員吏典納銀事例弘治以前猶暫行復止人數有限今則無限為接濟土木之工夫向猶以為不美之政廷臣屢經議革今則循習視為當然為常事為不可已之規不可無之舉而無復有警議之者也世益驗

詔考察官員未及三載被黜者俱復其職

變法異初

世忠疏上

正月詔考察官員未及三載被黜者俱復其任洪武永樂以來凡百司朝覲命吏部都察院考其尤不職者乃黜之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言務以多黜為公方面而下少有微瑕輒黜之黜者亦不敢訴太學士丘濬因言于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載而黜者所黜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唐虞之法亦非

祖宗舊制也 上深然之會吏部大小庶官當黜者凡三千人乃勅凡屬官未及三載者俱復其任雖經三考非有貪暴實迹者亦勿黜

謹按朝考察之法利鮮而弊叢利小而害大蓋此法止利于疏通弊愚於治安要議詳言之經世君子考焉太抵我朝後來事体凡百多變異於國初然變而之善者什一變而之不善者什九

二月兵科給事中吳世忠疏乞推恩典以表忠義謂昔太宗皇帝奉天清難當時文臣如方孝孺周是修練子寧鄒瑾魏公冕齊

世忠疏上

表忠

兼黃子澄諸人皆仗節以死夫

大權
大慮
二者不可
廢一

太宗之靖難者武王之心天下之大權也孝儒諸人之仗節者夷齊之志天下之大慮也微大權則天下之民命不立微大慮則天下之大義不明二者不可廢也世之說者徒以諸臣之迹為疑而不敢言此皆不知

祖宗之心帝王之孝者 太宗嘗謂群臣曰人君立賢無方練子寧若在朕固當用之

祖宗

仁宗即位之初即詔齊泰方孝儒等俱是忠臣其子孫親識抄沒充軍者

類多

悉皆赦回此 二聖之所已行者且 仁宗既罪李時勉而日後又有文

類此

忠之謚 英宗既誅于謙而未幾又有廟祀之祭祖宗雄畧多類此

陛下 以祖宗之心為心褒表諸臣 九廟聞之豈獨生色而已耶事下禮部議格不行○會試天下舉人命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李東陽少詹事兼侍講學士陸簡為考試官取汪汝等三百人○三月廷試賜毛澄徐

彭韶
陳時
政得
失

穆羅欽順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刑部尚書彭韶罷先是九皇求言韶陳時政得失乞減去皇親昌國公墳塋工程及乞速正中官王萌首通高求之刑皆時所難言者左右及戚畹皆不悅大學士徐溥亦與韶不協韶乃辭疾乞骸骨歸後二年卒贈太子少保謚惠安

彭韶
正色
立朝
无愧
占人

都御史林俊奏議謂彭韶文學經緯廉簡貞風正色立朝先憂為國生今之世無愧古人俊而易名宜亦道之其規吳訥謚文格魏騷謚文靖葉盛謚致莊實足嗣休並美不知定議之時何取惠安之義舍天錄細不類其人不足以服中外之心愚謂彭從吾易名之不稱由首相與之不協非公論也宜林見素疏請欲為改謚與

院判
文泰
例求
進

以右都御史白昂為刑部尚書○擢浙江左布政使劉大夏為右副都御史督治宋河先是河復決楊家金龍等口東衝張秋堤命工部侍郎陳政治之政卒乃命大夏○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罷時大學士丘濬亦陞太子太保兼禮部尚書丁日內宴濬以內閣坐恕上恕以已家學不宜居禮書上遂噴有頌言與濬成隙適太醫院判劉文泰援例求進事下吏部

上疑怨
賣直沽
名

彥絕
主孔
廟祀

衛州
為關
里

議格不行文泰因憾怒遂託奏怨交亂選法及不當令以作大司馬三公
傳內多詳述留中之疏并封所刻傳進之 上疑怨賣直沽名怨上疏自
効乃下文泰微降御醫怨不自安懇求致仕時人皆疑文泰之奏謂濟陰
族之然濟實不知也於是言官交章劾濟謂嫉妨賢乞賜罷黜
上不聽待濟愈厚○改禮部尚書耿裕為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擢禮部
左侍郎倪岳為禮部尚書○命孔彥繩為翰林世襲五經博士主衛州孔
子廟祀彥繩宋衍聖公孔文端嫡派裔孫也友端從宋高宗南渡留居衛
州遂以衛州為關里子孫仍世襲衍聖爵號入元始廢遺祭田五頃至是
用守臣言授以是職以便奉祀

甲寅弘治七年

春 興王之國安陸州 上皇弟九人 興王岐王益王衡王雍王壽王
汝王涇王榮王岐雍二王後國絕○巡撫山西都御史張敷華奏乞增解

山東累
歲荒歉
缺極米多

河性
猛急
張秋

乃下
流禁
喉未
可遏

茂仁
上疏

科道交
章論救

地鹽課以補宗藩歲祿從之時宗室日繁而山西累歲荒歉祿米多缺故
也○夏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協同都御史劉大夏督治張秋決河先
是大夏既受命循河上下千餘里具察利害乃集河南山東二省守臣議
之大夏曰河性猛急張秋乃下流襟喉未可輒治治于上流分道南行復
築長堤以禦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候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疏上報
可工方興而張秋東堤決奪運河水盡東流由東阿舊塩河以入于海決
口濶至九十餘丈糧運愆期時訛言沸騰謂河不可治宜復前元海運或
謂陸輓雖勞無虞乃復命興等協治之○下山東按察副使楊茂仁獄謫
長沙府同知時茂仁上疏言官多則民懷治河既委劉大夏又差李興陳
銳事權分而財力匱乞將興銳取回專委大夏且謂水陰氣也其應為官
闈為夷狄宜戒飭后戚防禦邊惠疏上興等切齒之誣奏茂仁為妖言肆
繫錦衣衛獄科道交章論救乃謫府同知茂仁楊守陳子也○塞張秋隄

皇朝通志卷之九

分殺水勢以循故道為第一

更名安平鎮先是劉大夏等發丁夫數萬於黃陵岡南浚賈魯河一帶分殺水勢又浚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州東入于淮又浚府營淤河由陳留縣至歸德州分為二派一由宿遷縣小河口一由曹州過河會于淮築長堤起河南朶城經洧長垣東明曹單諸縣盡徐州長三百六十里始塞張秋堤分生金工五旬而事竣

謹按右四三君子之言皆卓識遠見鑿鑿可行政誠所謂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矣觀近時事亦有可徵者永樂中嘗發丁夫十萬于中

用未張諸君子之言必無此禍循金陵之遺跡積黃河之故道此為至言

涿下三十里開濬舊黃河分導河流由故道北入于海工部侍郎蘭芳謂河南之民免于魚鼈誠萬世之利弘治初白公昂議自東平東北至興濟鑿小河十餘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入海亦倣此意後中涿河復淤白尚書議亦中奏然二役去今皆未遂其遺迹尚可尋也至加靖數年河益南徙而入濶奔壘震籬皇陵徐房而南安東淮北皆被其害以河無所分而一淮不足并容全河之委也使用宋張諸君子之言當無此禍

鞑回之國

兵部侍郎張海都督僉事侯謙經略哈密還京下獄哈密在肅州西北一千五百里本古之伊吾廬唐之伊州鞑回回雜處之國也其北天山與瓦刺相界西接火州為諸胡要路永樂初即其地設哈密衛封元肅王之裔脫脫為忠順王賜金印命為西域之喉嚨以通諸番之朝貢脫脫死傳其子卜答失里以及孛羅帖木兒無嗣王母理國事成化九年土魯番三

帖木兒死嗣王事

鎖檀阿力侵哈密虜王解金印以去其衆逃居肅州及嘉峪城朝廷屢命守臣經略而王母金印竟不可返十四年鎖檀阿力死子阿黑麻立十八年其肅守臣乘間請封王母外甥都督罕慎為忠順王罕慎畏

阿力死子阿黑麻

吾兒種也二十年遣使入哈密其肅鎮巡而下皆以興復哈密受賞弘治改元阿黑麻以罕慎非肅王後乃假結婚而殺之尋遣使入貢求封不許弘治四年王母已故阿黑麻乃以金印城池來歸會曲先安定王遣使入貢自稱忠順王裔蓋姦人教之其實非也五年

王母已故阿黑麻命印城池未始

兵部尚書馬文升誤聽三種頭目音保遂立安定王姪陝巴為忠順王耳
聽三種頭目音保遂立安定王姪陝巴為忠順王耳
本鞬別部強合為一又與罕慎異矣土魯番必不服心阿黑麻聞之果
怒六年復虜陝巴及金印以去報至適阿黑麻先所遣頭目馮亦滿速等
四十餘人入貢至京師

上遂命張海侯謙往經畧之海等至甘州遣使齎諭阿黑麻順天歸陝
巴又不報海等上疏言遠夷不可加兵來則撫之叛則拒絕之而已遂得
命脩加峪關捕通阿黑麻點詐回夷二十餘人奏發其夷戍廣西海等還
上以其無成功下之獄降海山西叅政謙住俸間住馮亦滿速兒等四十
餘人皆安置閩廣間
上命加峪關絕不與通

帝王馭
夷之要

謹按張海謂遠夷未則撫之叛則絕之不可加兵此
帝王馭夷之要道我

正乙卯弘治八年

朝邊臣之處密始終有苟且微功之失焉自成化弘治以及正德加
靖數十年間靡克有定也將有其未故先詳其本

二月少保大學士丘濬卒年七十六贈太傅左柱國謚文莊濬自上登極
進大學衍義補即蒙眷注馴至入閣尤加倚任有言必聽必行然耄期多
病自庚戌以來無歲不乞休疏凡十餘上並不允惟免朝叅專令內閣辨
事而已至是竟不起平生著述甚多有瓊臺類稿世史正綱家禮儀節朱
子學的及大學衍義補諸書行於世

謹按名臣錄曰丘文莊穎悟絕人無書不讀其為已之學見于朱子正
禮儀節以扶世教大綱國朝大臣律已之嚴理學之博著述之富無出
其右者

謹按近日議丘文莊著述者為劉閣老徒謝侍郎鐸王尚書瓊劉閣老
嘗戲謂曰丘仲深有一屋散錢只欠索子文莊應之曰劉希賢有
一屋索子只欠散錢健默然甚愧王晉溪指所著衍義補謂其博而不
能約而併議及真西山衍義謂其見已差夫自前有西山衍義以未未
聞有議之者晉溪其亦不知夫量者與嗚呼西山衍義一書萬世人君
之軌範為政之準繩丘文莊取而補之論述益精益詳規模益闔益大

經濟之
李見於
大學衍
義補
西山衍
義一書
方世人
君之軌
範

謚源
以文
注蒙上卷

丘文莊
明體適
用之李

真足表裏前書並傳不朽近日
聖君賢相往往取其言次第施行之天下士君子至家傳而人誦馬廖
學士極贊其明體適用潤色皇猷超前軼後哀然一代誠非過情矣歎
歎者何多云

命東
陽謝
遷並
入閣

命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李東陽詹事兼侍講學士謝遷並入內閣參預
機務東陽湖廣茶陵人曾祖文詳以戎籍隸金吾遂居京李東陽早負奇

賜上林
珍果

氣四威能作大書
景皇帝召見抱置膝賜上林珍果六歲八歲復兩召之試講尚書天順壬

午年甫十六舉順天鄉試連登二甲進士第一選庶吉士授編脩累遷至
會官謝遷浙江餘姚人成化乙未狀元也時內閣缺入命吏部會同各部

院科道官推舉堪任六員奉

王著
不洽
夷狄

聖旨李東陽謝遷著內閣同徐溥每辦事召洽河右副都御史劉大夏
為戶部右侍郎○安南侵占城占城國王遣使入奏請命官往問其罪
上欲從之大學徐溥等上言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

命撰
三清
瘵章

然恃險負固積歲已多今若遣官往至其海島茫茫徒掉寸舌小必掩過
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若問罪興師貽患尤大宜勿
聽乃止既而中官傳旨命內閣撰三清樂章溥等復上言三清乃邪妄之

說黷干祭祀時謂弗欽臣等誦習儒書若邪說俚曲尤所不習且初設文
淵閣命學士居之者實欲其謀議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本源弼正得失非

外此死
與矣

欲其阿諛順旨以取容悅也
上嘉納之

謹按內閣學士之職疏未教誥實盡之居此職
者宜知所以自盡矣弘治間內閣多賢而
孝皇聽言納諫之美尤三代而下
不易得十八年之治厥有由哉

命巡撫甘肅副都御史許進總兵右都督劉寧帥師經略哈密入其城而
還先是張海等既撫處無功阿黑麻益驕肆聲言領夷兵一萬用雲梯攻
肅州城并蹂甘州復領頭目牙蘭率番夷數百據哈密時肅州撫夷指揮

弘治
間內
閣多
賢

詢殺
牙蘭之
策

蕭音

裕世
美濟其

靖勇衛
天鼓鳴

楊翁以奏事至京蕭熟諳夷情兵部尚書馬文升詢以襲殺牙蘭之策謂
從罕東衙至哈密道路徑捷若調罕東番兵三千為前鋒以漢兵三千為
後援各持數日熟糧兼程襲之取之必矣文升喜乃奏請勅甘肅守臣如
蕭策進偕罕至肅州駐師嘉峪關外俟罕東兵父之不至乃與副總兵彭
清督兵冒險進至哈密城牙蘭預知率眾遁去惟餘番夷八百人登臺自
保進諭之使下將士欲盡屠之進不可乃止僅斬首四十餘級而還○太
子太保吏部尚書耿裕卒謚文恪裕遵其父九疇之教世守清脩不營產
業不治居第儉約蕭然無異寒素表儀縉紳世濟其美○十月南京地震
十一月陝西貴州地震十二月靖虜衛天鼓鳴河南江西大震雷禮部以
聞上令兩京文武群臣同加修省直言闕失戶部主事蕪湖胡燿上疏
言地震之類災之小者也西北旱熯父子相食東南饑疫骨肉不保變之
大者也

陛下深居九重左右蒙蔽未有知者而李廣揚鵬引用劉良輔等左道惑

亂

疏斥
宦官

聖心齋醮糜費財用差遣外如虎橫行吞噬無厭其耗天下不可言士大
夫昏夜乞哀于宦官貴戚交相賄托不以為耻言官有所舉劾瞻前顧後
苟且塞責陽盛陰微災異曷由弭乎乞用臣言則邪佞斥而陰慝消乎疏
入人皆為燿危既而廣等果以賍敗由燿啟之

丙辰弘治九年

春會試天下舉人命詹事兼侍講學士謝遷侍讀學士王鏊為考試官取
陳瀾等三百人廷試賜朱希周王瓚陳瀾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擢吏
部左侍郎周經為戶部尚書時諸王府多奏欲自領河泊所賜稅羅其官
經言國賦非便且民力不能堪乃止有中官織造南京奏給長蘆鹽八千
引蠶子兩淮仍給淮鹽價銀二萬兩經言鹽筴本以濟邊且各有分地若

經言國
體非便
且民力
不能堪
乃止

李卓吾先生評語 近世宗卷

楊時 從祀 孔子 廟庭

龐泮 率同 列交 章申 救劉 遜

君心 必有

今許越境則私販必多官益反滯乃命止長蘆鹽勿給又有旨取太倉銀為張燈其經言不可以小民膏脂供耳目之玩乃命以明年內庫歲額補還之○攝禮部左侍郎徐瓊為禮部尚書○追封宋儒楊時為將樂伯從祀孔子廟庭○六科都給事中龐泮等及十三道監察御史劉紳等坐言事俱下獄既而釋之先是武崗州知州劉遜以事忤岷王王訐奏之逮繫錦衣衛獄泮等率同列交章論救上震怒并逮繫之有御史張淳者公差回耻不得與即上疏中救大學士徐溥等亦力諫言遜情輕譴重言官為國盡忠而繫以為罪後有大利害大闕失誰肯言者

上乃釋之○時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大學士徐溥等上疏曰我祖宗自洪武至天順年間面召儒臣諮議政事今朝忝外不得一覲天顏且經筵日講成就君德裨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夫人君之心必

必有 所繫

異端 惑世 聖王 必禁 神如 有靈 何不自 保言其 不可信 天鳴 地震 實草 妖木 異

太平 之業 可保

有所繫不繫於此必繫於彼正士既疎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以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也宋徽宗崇信道流卒使乘輿播遷社稷傾覆至若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腸腑為禍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方士柳泌竟亦何益今上清龍虎宮神樂祖師殿及番經殿皆焚燬無遺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其言李絳有言憂先于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於事矧榮感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百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規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

謹

自李東陽入閣之中疏草多出李公之筆此疏剴切而簡明辭核而意足納牖不當如是耶

正丁巳弘治十年

春內閣及翰林儒臣纂修大明會典

命修大明會典

代備之制

叩頭賜茶

孫俞呷之氣

上以累朝典制散見叠出未會于一乃勅徐溥等修之以本朝官職制度為綱事物名數儀文等級為目類以頒降群書附以歷年事例使官各領其屬而事皆歸于職以備一代之制○二月二十二日經筵罷內司禮大監常泰至內閣召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選至文華殿叩頭畢

上曰看文書司禮監諸大監取群臣奏本付溥等上曰與先生輩計較溥等看相與議定批詞以次陳奏得允乃錄於紙以進上覽畢親批本面或更定二字或刪去一上句批畢發出中有山西巡撫官本及禮部諸本該從容顧問擬議停當然後批答叩頭賜茶而退李東陽燕對錄謂曰天順末至今三十餘年間嘗召內閣不過一二語是日經筵罷有此召因得以窺天質之明唐廟美之周詳庶幾都俞呷之氣象云○召前左都御史王越入見加太子太保命總制陝西三邊軍務經略哈密先是越奪爵謫居安陸弘治改元詔放還鄉尋復左都御史致仕

大夏整理邊倉

用計此邊裕糧劉大夏妙法也

至是乃起用之越至鎮以虜別部居賀蘭山後者數出抄掠率兵構之斬首百餘級奪還所掠人畜甚眾○命戶部侍郎劉大夏整理北邊糧草時北邊倉場告之大夏受命經理頻行尚書周經謂曰北邊糧草半屬京中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恐不免剛以取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既至召邊上父老曰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封圻內外官民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場蓄積有餘蓋往時糴買法有求告糧百千石草千萬束者方准以致中貴子弟各爭相為市乃轉買邊上軍民糧草陸續運至自大夏此法立有糧草之家皆自往告報中貴人家即欲收糴無處得買也邊上軍民云自劉侍郎收買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二十年前僅見此耳大夏尋以病乞歸

便國便民莫喻於此

謹按此法至簡至易至要至約無甚高難行之事而便國便民莫喻於此且使貴家無所施其然而投其姦真羅市良法也為政在入豈不信哉

大同宣府謀報虜犯邊命官武臣練京營兵以待以兵部左侍郎李介兼餘都御史提督軍務介等至邊虜已引去○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撫治兩廣地方陶魯卒嘗廣西薛林入景泰初以父成死事陞授廣東新會縣丞年甫弱冠有膽略適廣西徭賊流劫雷廉高肇勢熾甚將及新會魯率其民築輔城置堡寨相聯絡誓死以守賊至不能克遁去一時稱其功遂陞知縣進府同知再擢按察僉事專治盜賊九載滿進副使嘗平後山賊置從化縣平恩平陽江賊置恩平縣平新寧白水賊置新寧縣復平廣西潯梧荔浦府江田州諸賊擒斬共數萬計皆親冒矢石前後身被數十傷復陞按察使進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並奉勅撫治兩廣地方截殺賊寇民因稱之為三廣公云論功廕魯子錦衣衛世襲

陶魯殺賊有功奉勅撫治兩廣民稱之為三廣公

陶魯有胆畧誓死以守亦壯矣

副十元

霍公韜作三廣傳曰魯為兩廣保障垂四十餘年魯行兵兵不先知或先半年調兵食或先數月運軍械多疑兵多屯塞成守兵調多寡無常數運糧聚兵惟曰或守賊懼為之備或遁兵則不進賊懈弛備或遁又不得耕以食或歸即數路兵進賊奔不及亦不能戰而殫魯行兵兵微裨將不先知惟檄而署曰某封某日某時發及發乃知進兵即數路如期至賊亦不及備而待殫故魯征賊賊無能遁常宴客樽俎未徹賊已報捷坐客驚謂誇且賀曰陶公神策云魯沒兩廣賊復熾焚民室戶已報捷妻女荒其田不得耕老稚流離有司不以時聞賊益熾將危及城邑震蕩藩省乃以征司府上撫按撫復數月乃議奏復數月乃得報征又數月乃集兵北集兵賊已通山谷兵抵空巢死賊功乃戮通賊之良民或萬及千以謬功級括其妻女為汗孛挾按官亦幸功亦苟免無戮罰甚則殺後復徇殘郡邑沿河之居民故迹年兩廣兵興賊未聞兵期里甲已騷兵未及賊境良民已茶兵退賞未頒賊已復出焚劫矣魯之功由今乃益著云愚按此傳說出行其利病昭然灼然可為法戒

正 戊午弘治十一年

二月 皇太子出閣講學兵部尚書馬文升上言
皇太子國之儲貳天下根本宜擇老成純厚之士以資啟沃不宜雜以浮浪之流恐或損虧盛德 上加納之○三月少師太學士徐溥以老疾乞

皇太子天下根本

陶公神明 孔明再世 行兵利病 可為法戒

致仕尋卒贈柱國太師謚文穆國史稱溥立朝最久因事納誨隨才器使從容委曲温易弘裕屢遇大獄保全善類云

徐溥 保全 善類

守溪長語記徐文穆在內閣承劉吉次威福報私怨之後溥一以安靜誠信中外咸寧行政不必出于己惟其是用入不必由于己惟其賢時稱其休休有大臣之度溥常希范仲淹置義田以贍宗族請命于朝上優詔褒答復其徃後以為世勸其子不肖多奪鄉人田以充之溥波未又爭訟者紛然

徐溥 有大 臣之 度

六月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守衛者不知覺兵部尚書馬文升謂野獸入

熊兆 火盜

城非宜奏恭守衛者因乞嚴武備以防不虞兵部郎中何孟春獨謂同列曰熊之為兆既當備盜亦宜慎火同列莫曉未幾城內在處有火災禮部

禁中 亦火

燬馬既而禁中亦火乾清宮燬焉或問孟春傲于古出何書孟春曰予不曉古書曾記宋人記紹興己酉求加災前數日有熊自南渡至城下州守高世則謂其倖趙允緇曰熊為字熊火郡中宜慎火燭果然燒官民舍十七八余憶此事而云耳不意其亦驗也九月清寧宮災大學士劉健李

東陽謝遷各乞罷以應災變不允遷復舉學士吳寬王鏊有代亦不許○大監李廣有罪自殺廣以左道見寵任權傾中外大臣多賄求之時建毓秀亭於萬歲山上既成適一小公主患痘瘡衆醫莫效廣飲以符水遂殤宮中方歸早廣未幾清寧宮災有謂建亭年月不利犯坐殺向太歲故有此災

廣懼 飲鴆 死

太皇太后怒曰公自李廣明日李廣興工動土致此災禍累朝所積一旦灰煨廣懼飲鴆死

黃米 白米

上意其所藏必有奇方秘書郎內侍搜索奉命者遂封其家宅搜得一帙納賄簿籍首進之簿中載一某送黃米幾百石白米幾千石通計數百萬石

上因詢左右曰廣所食幾何乃受許多米對曰黃米即金白米即銀始悟廣賍濫如此遂籍沒之科道請出簿籍按名究問凡預名者惶恐危甚星

月下簷影重重

夜各赴戚晚壽寧侯處求救月下簷影重重不期而會者十有二人事得寢而納賂者之姓名一一書傳於朝野矣○十二月總制三邊軍務左都御史王越卒謚襄敏

正巳未弘治十二年

春遣官復送前忠順王陝巴入恰密先是土魯番王阿黑麻以不得通貢

貿易且夷使馮亦滿速兒等皆安置闐廣不得歸乃遣使將陝巴及金印

送至耳州以求馮亦滿速兒等復通貢如舊王越在鎮時奏言哈密為土

魯番所破又弗繼近番酋引通還所侵地宜封其故王以守之兵部尚書

馬文升因越奏乃請給陝巴主衣冠服命甘肅鎮巡護入哈密論興復哈

密功甘肅總兵官都督彭清巡撫都御史周季鳳而下陞賞有差

襄毅入恰密入城而竟不結守

是時陝巴雖暫入恰密不數年復失之馬兵書之作與復哈密記何益哉昔光武閉王門開以謝西域不欲勞中國以事外夷豈非萬世有天下之長策乎

九之末

敏政王場有私

程敏政未出京憎卒

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李東陽掌詹事府禮部右侍郎程敏政為考試官取倫文叙等三百人三月廷試賜倫文叙豐熙劉龍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逮程敏政及給事中華果林廷玉下詔獄罷敏政官調泉及廷玉于外敏政尋卒先是敏政與李東陽王會試未揭榜果敏政受賂題詔下果獄命李東陽等重閱試卷既揭榜同考試官給事中林廷玉復疏敏政場屋閱卷可疑六事上之遂與敏政並下獄會各官廷鞫問黜舉子唐寅徐經等十餘人令敏政致仕調泉南京太僕寺守典簿廷玉海州判敏政未出京憤卒敏政徽州休寧人早舉神童大學士李賢妻之以女至是亦卒所編著有

皇明文衡宋遺民錄道一編諸書

謹按程敏政平生著述論辨甚多其別他書不知何如只道一編有合晚年益相水炭二家年譜文集具有明徵篁敦欲弥陸學乃取二家言論早晚一切顛倒變亂之遂牽合二家以為早異晚同竊誣朱子以

為早年誤疑象山而晚年始悔悟而與象山合自此說既成後人之志源失委一切據信而不知篋數之為顛倒為變亂為誣為狂也其誤後學甚矣愚聞焉不勝憤慨因效法家翻案法著為學部通辨編年考訂以考其二家早晚同異是非之歸寧得罪篋數不敢矯誣前賢誰誤天下後世學者

兩京刑部主事胡世寧上言竊惟士風之邪正係天下之安危今我

國家承平日久朝士安于養養狃于因循廉節掃地趨媚成風以通達為

高致以廉退為矯激以推姦避事為老成以黨惡和光為忠厚其群居言

議所及心志所向不曰陞官則曰成家其有語及國事當憂民瘼當恤者

則眾怒群猜百舌排斥不曰生事則曰好名使必無所容身而後已至於

公差所過地方則論有司奉迎遲速以為賢否事竣回還原籍則視官府

囑托行否以為毀譽以此賢否混淆是非倒置天下不治民生不安何莫

非由於此此等風俗可不亟思所以為之嗚呼士風如此已計得矣如國家何如生民何識微君子寧不為之隱憂

北寧上書 風俗 挽回 為賢 遲速 奉迎 否

遺李傑祭 廟告孔

六月曲阜孔廟災遣翰林學士李傑祭告○時外戚張氏有河間賜田數百頃欲併其傍近民田千餘頃得之且乞加稅銀二分戶部尚書周經上言河間地多沮洳比因文阜貧民即退灘地耕之遇潦輒沒即欲加稅將貽無窮之害且王府賜田例畝稅三分而此獨加稅入將謂朝廷待外戚與宗親異矣又聞憲廟后妃家亦有私田與民田比一切奪之彼亦無以為業又將謂朝廷待張氏與他國戚異矣疏至三四上後有以雄縣退灘地獻為

東宮莊者

上因經奏皆抵之罪一時貴戚近幸有所陳請經一切裁以法皆斂手不得肆○十月命採珠于廉州珠池費銀一萬七千兩有奇獲珠二萬八千兩有奇

謹按廣東通志珠池率十年一採守珠池中官并恭隨人員每歲供應

人謂朝 廷待外 戚與宗 親異 待張氏 與他國 戚異 責戚 近幸 皆斂 手不 得肆

等項費銀一萬餘兩十年則為銀十萬餘兩矣而臨採復費有奇

吳寬 疏上 東宮 勤奉

焉所得不能償所失矣今嘉靖 聖天子革罷各鎮守中官并革珠池
守焉間欲用珠則發官銀兩于商而為教亦有限節焉貽謀遠矣
皇太子講學少間少詹事吳寬率僚屬上疏曰竊惟東宮講學自寒暑風
雨朔望之外一歲之中不過數月一日之內不過數刻况其間又多間歇
人生八歲出就外傳居宿于外誠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庶民且然况有天
下者乎借曰習讀乎內終不若出就外傳親近儒臣講習治道所得為多
也

正 庚申弘治十三年

命法 司刑 定條 列 早朝 晏罷 日省 萬

春命法司刑定條例時法司奏累朝例繁多
上命刑部尚書白昂會九卿大臣剛定畫一頒中外行之○大學士劉健
等上言自古願治之君必早朝晏罷日省萬機
祖宗視朝在黎明以前每日奏事一次通者視朝太遲散歸或至昏黑四
夷朝貢奚所觀瞻庶府文移多致寢閣矧今各邊啟釁四方薦災尤為可

田天 意慰 人心

慮意是戒勵精是圖庶可以回天意慰人心也
上嘉納之○比虜入寇天同等處命平江伯陳銳總兵戶部右侍郎許
進兼都御史提督軍務禦之銳遇虜畏怯嬰城自保無功而還罷銳取閑
住進亦致仕

京軍 宜駐屯 近地 宜接 宜出 征

謹按雙槐歲抄云京軍出征人各給銀一兩布二疋炊二升然猶沿途
以糧入心小勝則強奪他劫以為己利况邊粟有限餽餉不繼慮生他
變近則替役移門雀信代操益不可用矣建謂由此言之京軍出征非
惟無益而反有害不知不出之為愈而責成邊將之為得也立文莊謂
京軍只宜駐屯近地以為邊軍聲援不宜輒進實切中事情可行如漢
遣將軍周亞夫屯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我
朝天順中遣都督顏彪駐紫荊關馮宇駐倒馬關此正屯近地為聲援
之例也

許 禮部 致仕

夏以星變兵部尚書馬文升乞致仕不許吏部尚書屠滸戶部尚書周經
禮部尚書徐瓊刑部尚書白昂工部尚書徐貫各上疏乞致仕許之滸昂
並加太子太傅經瓊並加太子太保各歲給入夫賜璽書給驛以歸○召

南京兵部尚書倪岳為吏部尚書右都御史似鍾為戶部尚書掌詹事府禮部左侍郎傅瀚為禮部尚書左都御史閔珪為刑部尚書工部左侍郎曾鑑為工部尚書○召南京刑部尚書戴珊為左都御史○起養病戶部侍郎劉大夏為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六月

上召太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平臺上出諸營提督官辭任本各議去留健等請上裁決

請上裁決

上出英國公張懋本令擬旨留之及保國公朱暉惠安伯張偉皆然至成山伯王鏞寧晉伯劉福皆准辭退問曰如何健等皆對曰聖諭極當皆擬旨訖

擬旨訖

上又問新寧伯譚祐較之劉福如何蓋祐時亦有言其短長者東陽對曰譚祐在營管事似勝劉福上意亦以為然但止可令管神機營提督團

譚祐在營管事

營須另選可令鎮遠侯顧溥代之因問溥如何健等皆應曰其好即令撰

手勅既成上親書之健等復奏曰今邊方多事皇上留意武臣親賜勅臣等不勝瞻仰皆叩頭出

詞林記曰唐宋以來臣僚章奏凡有所批答皆臣下代言中書省及集賢院翰林院學士專之洪武初始猶設丞相政事由以出納其後革去分任五府九卿衙門中外章奏皆上徹

批答出自翰筆未嘗有他人之若道也

正德時批答大率與正統相類

御覽每斷大事決疑臣下惟面奏取旨有所可否則命翰林儒臣折衷古今而後行之故洪武中批答皆御前傳旨當筆即所書天語尚溫也宋樂洪熙二朝每召內閣造膝密議人不得與聞雖倚毗之意甚專然批答出自御筆未嘗委之他人也至宣德時始令內閣楊士奇筆及尚書蹇義夏元吉於凡中外奏章許用小票墨書貼各疏面以進謂之條旨中易紙書批出御筆親書及遇大事猶命大臣面議二既定傳旨處分不待批答自後始專命內閣條旨然中每依違或徑由中出嗣是若正統初年止委中官王振一至於此上下蒙蔽乃及土木之難及天順復辟每事與內閣面議然後批行弘治末年總攬乾綱內閣條旨多孝廟御書事涉重大至厘宣問究復國初之舊正德時批答大率與正統相類今之建議者徒知批答因內閣所條而不知有面議傳旨故事或誤以條為調謂調和之義也審爾則是漫無可否以聽上裁惟恐見斥美豈所望於以道事君者哉苟利社稷生死以之可也

河決曹單時河南水決李家楊家寺口淤塞馬水河河水橫流山東曹單

張吉
推誠
御下

張吉
造法
破虜

吉在府
江七年
以陞
去任后
繼任者
不及於
吉

等州縣被害尤甚。○以梧州府知府張吉為廣西按察副使備兵府江。吉江西餘干人。推誠御下。申教令嚴。武備擇將領。其教士習射。則懸金為的。中者與之。又以意創鴛鴦銃。偏架弩。做神世衡。教射青澗。及韓世忠克敵。弓之為者。以府江山川盤結。草木蒙翳。或扼要害。或縱斧斤。以奪其藏伏之所。又以賊恃藥箭。中者必死。厚募解毒藥。多置挨牌。重賞間諜。邀截出入。又以府江東西二賊相為犄角。而東賊慄悍尤甚。遂併力于東。數月之間。斬獲甚眾。由是西賊聞之。亦皆自戢。府江以寧。後考績入京。有更張其法者。賊復乘時而起。鎮巡以聞。詔促吉還任。吉在府江七年。始以陞遷去任。後來者莫能及之。○兵部奏准。凡天同山西宣府。延綏。寧夏。遼東。薊州。紫荆。密雲等邊。應禁林木。不許軍民人等擅自砍伐。販賣。違者問發。南方烟瘴地方。衛所充軍。若軍戕降。二級發回。衛所終身帶俸。差操文職。降邊遠叙用。○高王宸濠嗣封寧王。寧王親錫庶子曰宸濠。其母馮針兒故

宸濠嗜
利狗色
凌宗室
亂髮倫
宸濠以
罪削護
衛

地震
有聲

湧出
溢流
如河

娼也。弘治八年封上高王。至是親錫卒。宸濠嗣。王宸濠輕佻無威儀。好弄喜兵嗜利。狗色凌宗室。竄亂無禮。養死士為盜。江湖間及劫郡邑。府庫財。萬計。術士李自然。李曰芳。妄言宸濠骨相太子也。宸濠喜。時詢中朝事。聞謗言。輒喜。聞言上明聖。朝廷治。即怒。不應以罪削護衛。○以禮侍燕翰。學傳瀚掌詹事府事。○謝鏗以禮部郎掌國子監。○十二月南京兵部尚書張悅致仕。

辛卯弘治十四年

正月陝西西安延安慶陽潼關等處地震。有聲。朝城縣地震尤甚。聲響如雷。震倒官民房屋五千餘間。壓死男婦一百七十。自朔至望日。震尚未息。不時動搖。縣東安昌八里徧地。覈眼湧水。有震開裂。縫長一二丈。或四五丈者。湧出溢流如河。○是月十五日虜酋火篩擁眾入寇榆林。○二月兵部尚書馬文升上言。地乃靜物。止而不動。動則失其常也。考之古典。地震

李直臣

夷狄不承中國之兆

胡虜入寇

火篩志存不小

循德拜災之日

准行文疏

乃臣不承于君夷狄不承于中國之兆歷代固有地震未有震于正月朔日者亦未有震裂湧水如河者此乃非常之異古今所未多見者也陝西四隣番虜而延慶二府又與河套密邇朔日地震未已而胡虜十五日擁衆入寇夷狄侵凌中國之兆亦已明矣臣聞此大異驚愕莫知所措即今小王子部落日衆精兵數萬其酋首火篩者梟雄桀黠往往以詐計敗我官軍觀其所存其志非小今海內民困財竭兵衰將懦文恬武嬉法令不振此正安內攘外之時修德拜災之日也伏望陛下祇畏變異脩省克責行仁政以安養斯民重臺諫以廣開言路府庫之金帛重為樽節以備緊急之用無益之齋醮暫免脩設以省浪費之繁念錢糧之空虛止傳奉無例之官閔畿民之艱窘禁奏計有礙之地今虜在河套正在用兵之際乞將陝西織造絨造內臣早取回京以蘇一方軍民之困宗社生靈不勝幸甚奉

命保國公指揮佩征虜將軍印

虜知有修逐渡河北道

白鴉為祥

火篩權衆致大同

聖旨覽奏具見忠愛都准行○命保國公朱暉佩征虜將軍印總諸路兵赴榆林禦虜右都御史史琳提督軍務暉等至邊覘虜所在潛師河套擣其巢穴會夜大霧虜聞驚驚遁毀其廬帳斬老弱百餘級而還○擢大理寺丞陳壽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時火篩侵犯劇甚邊堡失事鎮城晝閉壽兼程赴任先血陣亡官軍隨易諸路將領兩旬間與虜戰三勝虜知有徭逐渡河北道地方危而復振開邊耕耘架梁採牧不數月省費二十七萬時同事者諷壽注子弟姓名戰籍中當有功賞壽曰吾子弟皆不諳弓馬竟不許時論多其賢○保定府獻白鴉以為祥瑞禮部尚書傅瀚劾其不當奏詔斥遣之

謹按指白鴉為祥與指野鳥為鸞何異甚哉具臣之好諛也舟遣之命然何祥之有

秋虜酋火篩復擁衆寇天同威遠勢甚猖獗京師戒嚴

召議
戰守
之策

上親瀝宸翰賜馬文井以尚饌品具召入便殿議戰守之策命保國公朱
暉等整朔官軍以待且令各邊謹斥埃脩戰具既而虜引去○迺減王府
房價及開墻造墳價銀天順以前各王府郡王將軍而下宮室墳墓皆官
為營造成化中始定為則例給價自行營造湖廣楚遼岷荆吉襄寧府房
價郡王一千兩鎮國將軍七百兩輔國將軍六百六十兩奉國將軍六百
二十兩中尉并郡主五百兩縣主四百六十兩縣君三百六十兩鄉君二
百四十兩至各省王府房價又頗有不同其造墳夫價物料則例郡王二
百五十兩鎮國將軍二百四十五兩輔國將軍二百二十五兩奉國將軍
二百四十七兩中尉一百二十二兩郡主二百二十五兩縣主二百一十
五兩郡君一百九十六兩縣君一百八十五兩此外又有開墻銀名器銀
及齋糧麻布俱各有差弘治初以宗室日繁支費益廣官銀不敷遂命皆
減半支給至是復奏准予減半數內每二百兩仍減二十兩齋糧麻布通

宗室
日煩
支費
益廣
出入
用度
不可
不省
者其
試思
之

華免郡主以半祿米俱米釵中半蕪麥郡主而下祿米則俱本色四分析
釵六分矣

謝鐸
上言
宜塞
捷徑

堂國子監禮部右侍郎謝鐸上言宜塞捷徑以澄國學之源夫人才選之
科貢猶恐未精奈何近年以來大開旁徑如納馬納粟之例即他自貪利
害民之媒鬻爵賣官前史所鄙此等風聲豈盛世所宜有哉今邊事方殷
謀國之徒必有以此策獻者萬一再行則彞倫之堂竟為錢虜交易之地
豈不大可耻哉願深鑒前弊雖國用不足亦當別為節縮區處此策斷不
可行然捷徑之當塞者寧止是哉又言宜省冗員以從京府之制切見順
天應天二府附郭如宛平大興上元江寧四縣皆不設學校惟總設一府
學而稍增其廩實為得宜今天下附郭縣分多寡俱各有學實為冗濫
請從京府之制庶幾冗員稍革然天下冗員之可減者又寧止是哉

捷徑之
路一開
竟為錢
虜交易
之地
此策
決不
可行

謹按

朝學校設官之衆遠過前代殷周逸矣漢至武帝始興太學置博

重儒之官

天下冗員固多而李官尤為甚

朝廷得人之用由師道之主

奏行裁減光祿供亦

士員而群縣李未開也唐制郡縣始有學而學官猶未設也宋有天下
歷數世至仁宗始詔州縣立學至神宗始置諸路州學官教授共五十
三員馬端臨謂重師儒之官不輕授濫設故也餘下州及縣李惟兼領
於有司而已我
朝天下府州縣及邊衛皆建學設官教授學正各二百餘員教諭千餘
員訓導三千餘員視宋始加百倍今天下冗員固多而李官為尤甚矣
朱子嘗云今教授之職只教人做科舉時文他心心念念要爭功名若
不教他你道他自做不做更何待設官置更費廩祿教他做朱子此言
其所感深矣立文莊公曰禮曰師厭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教學
祖宗朝最重教官之選往往取之耆儒宿學其後科目興乃取之干乙
榜舉人其有優異者不次擢居顯要故居是官者人人自奮莫不謹身
飭行嚴規立教善人多而風俗美
朝廷得入之用當由師道之立也近世師儒之職日輕公卿藩臬畧不
加之禮而乙科舉人多不屑就者取歲貢之士為之徒取充位而已所
謂教法者蕩然矣竊謂自今宜如宋人慎重其選不必備員超擢一如
國初以與起康傑庶國家收得入之效乎建謂謝司成之疏與立文莊
之議今日皆
鑿了可行

仁人
之言
其利溥

感神而生

人方之
范祖禹

并餘借至是都御史劉大夏因應天鳳陽淮揚蘇松等處民饑盜起曰以
前事執奏曰光祿日辦卓而不勝查笑曰殺牲口無慮數百既以損民之
財尤虧愛物之仁疏入
上為之惻然即下令裁減官民乃甦後光祿卿艾瑛曰劉東山此奏之後
歲省光祿銀錢八十餘萬古稱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謂與○十月太子
少保吏部尚書倪岳卒謚文毅岳父謙翰林累官禮部尚書謚文僖謙祀
北岳禱于神岳母姚氏夜夢繡袍神人入室寤而生以為岳神所感也因
名岳及長體貌豐碩目光炯炯望之如神為翰林學士進講
上前敷陳剴切音响洪暢人方之范祖禹在禮部十餘年儀文制度多所
擬決天下皆仰其風采云○改兵部尚書馬文升為吏部尚書召總督兩
廣右都御史劉大夏為兵部尚書

正壬戌弘治十五年

李卓吾評語通鑑綱目卷之九十四

開敘絕
制府三
映西三
邊軍務

邊臣
告急

上以兵
事屬中
官

皇上聖
武固同
於太宗

春禮部尚書傅瀚卒擢左侍郎張昇為禮部尚書○會試天下舉人命禮
部左侍郎兼學士吳寬侍講學士劉機為考試官取曾鐸等三百人廷試
賜湯海孫清李廷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陞平涼府開成縣為固原
州開設總制府總陝西三邊軍務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涼固原之間猶
為內地得以休息所備靖虜一面耳自大同入掠之後遂為虜衝於是始
改立州治而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設總制兼將遊擊等官屹然一巨鎮
矣○時北虜逼近塞下邊臣告急
上以兵事屬中官由遠謀出兵圖之密言于 上乃召兵部尚書劉大夏
議之大夏以為不可曰臣聞從征將士言當時全仗
朝廷盛德乃獲遁免 上曰永樂頻年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對曰皇上聖
武固同于
太宗太宗將帥領兵遠有不逮且當時如國公立福稍遠節制數萬甲兵

上悟
大夏
之言

有造
飛語
帖于
於官
門以
誣大
夏

愛惜軍
夫司馬
職

俱陷虜地况今之將又在丘福下不若且令邊料敵戰守猶似得策
上乃悟曰朕幾為人所誤事乃寢○戶部尚書似鍾鏗召南京兵部尚書
韓文為戶部尚書文山西洪澗人○發保定京操軍面衛團操先是 上
欲於附近地方團操人馬以為京師左右掖以問劉大夏對曰京西保定
府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衛仰思 祖宗恐亦是此意未幾一御史陳言奏
將保定兩班一萬餘人回衛團練奏入 上可之遂勅都指揮戴儀往任
其事乃有造飛語帖子於官門以誣大夏 上曰官門豈外人可到必此
曹忿不得私殺北軍者所為耳○戒脩清寧宮軍夫之數先是有旨下兵
部檢用軍夫萬餘人劉大夏知工少人多蓋監督中官有所利而為此也
奏請減去十分之五督工者訴于 上上令司禮監語內閣曰劉大夏不
以 朝廷大工為重率意減去人夫耶調肯來切責大學士劉健曰愛惜
軍夫司馬職也近白劉某每以老辭位

李卓吾評語通鑑綱目卷之九十四

朝廷每下溫旨

何喬新 自火好 孝手不 釋卷

大明會典 成編

朝廷每下溫旨，勅留尚請之未已。若切責旨下，彼將以不職固辭。更於何處討這等人來替他司禮監以其言入告。上欣然納之。所用重夫即如大夏所裁之數。十二月前刑部尚書致仕何喬新卒，喬新性剛介，寡與自筮仕，即警不營私，不阿權貴，不以愛憎為賞罰，守其誓終身不渝。自少好學，手不釋卷，平生氣節友彭鳳儀、文學友丘仲深，以為知己。所著有周禮註解、宋元史意見、林丘文集、所編有文苑群玉、續百將傳、勳賢琬琰集等書。後有司請謚，謂其仕也有功，有烈其處也。有德有言，信道之篤，既無愧于薛瑄著述之多，實可配乎丘濬，特贈太子少傅，謚文肅。大明會典成一百八十卷。

謹按嘉靖中詹事霍韜等受命重修大明會典，疏謂內臣監局官員伏皇祖聖制，所以嚴內外之限，慎宮闈之防。建昭代之規，立萬世之極。數何如聖朝以禮制治之意也。建按會典不列載內臣取掌誠一大缺典亦。

典當時纂脩諸臣非不知載此蓋避中貴之嫌而不欲載也。若如霍文敏所議脩入則一展卷而知孰為祖宗成法當守孰為後來敝政當灼然矣。

是歲天下十三布政司兩直隸府州造報田土戶口稅糧黃冊實在官民田土總計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有奇，人戶總計九百一十一萬有奇，人口總計五千三百三十八萬有奇。實徵夏稅秋糧總計二千六百六十九萬有奇。

天下十三省錢糧如星是說司計者知所必用

謹按嘉靖中詹事霍韜等上黃冊疏謂洪武十四年天下田土計八百四十九萬頃，有奇。洪武十五年存額止四百二十二萬頃，有奇。減已強半，不知何故至此也。天下戶口洪武中戶一千六百五萬有奇，口六十五萬四千有奇。時甫脫戰爭，戶口凋殘，其寡宜也。弘治承平日久，戶口蕃且息矣。乃戶僅九百一十一萬，口僅五千三百三十八萬。國初再數百年，歲失又不知何如矣。今天下文職冗增，武職視國初增數倍。戶口太教，宗藩職官累朝增加，太教送館稽纂俾司國計者知糧日減，費用日增。思所以處之也。建按我朝有天下垂今二百餘年，不期增而日增，田糧戶口不期減而日減。正德初山西奏歲入不敷歲出者幾五十萬，見於劉淮之疏，可考也。

思所以處之也

山西而天下可知舉當時而後來可知宜乎霍文敏深有憂馬勤倦累疏言之不置也霍氏之憂豈今日當國者之責與余肅敏公子俊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即近且小亦須為百年之計懿哉言乎愚敬誦之以為人臣謀國者忠告

林俊榜示許盜自新抵新昌親入賊巢賊首王五率衆出營擒四十餘賊自效賊黨解散遂改巡撫庶務一新尋以憂歸江西人皆繫繫不忍其去

續弘治十五年正月江西盜起勅都御史林俊巡視江西兼督軍務俊至榜示許盜自新抵新昌親入賊巢賊首王五率衆出營擒四十餘賊自效賊黨解散遂改巡撫庶務一新尋以憂歸江西人皆繫繫不忍其去

正癸亥弘治十六年

春命翰林儒臣修歷代通鑑纂要○進太常寺卿崔志端禮部尚書仍掌寺事志端發身神樂觀樂舞生以音哇洪暢儀度閑雅擢太常贊禮即累遷太常卿至是進尚書追贈父祖皆如其官廕姪承祖為鴻臚序班○五月兵部尚書劉大夏乞致仕不許時四方奏災異甚衆京師四五月無雨大夏引疾求退且言兵政弊端上允令開具弊端大夏陳十事一曰京住官軍苦于出錢供用二曰在

大夏陳十事

營官軍困于私役做工三曰江南軍士因漕運破家四曰江北軍士因京操失業五曰竭軍民之力運糧而濫食者衆六曰整生民之力買馬而私用者不顧法禁七曰各處鎮守太監貪婪八曰各處守備內臣占軍數多九曰陞賞被干勢要十曰禁衛包置公行

大夏不肯進揭帖

上覽奏嘉納一一准行之上一日召劉大夏便殿論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量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寫揭帖密進求大夏對曰不敢上曰何也大夏曰先朝李孜省可為監戒上曰卿與我論國事豈敢首營私害物者比乎大夏曰臣下以揭帖進

即封勅之弊

朝廷以揭帖顯行是亦前代封封勅之弊也陛下所行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之府部內咨之內閣可也如用揭帖日夕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効順上稱善又之○刑部尚書閔珪謝重獄忤旨批答又不下一日劉大夏入對便殿上因

語及之大夏曰人臣執法不過效忠

自古聖帝明王往之屈意從之

朝廷耳自古聖帝明王往往屈意從之閔珪所為無定異者上領之明日直下一依刑部所擬無改上每召劉大夏入內庭奏事大夏至跪御榻前上轉首左右顧近侍內臣即退避數丈地俟奏事畢復來侍駕一日大夏對父事畢欲起不能

上曰司禮監來朕與劉尚書論事話長彼老不能與爾李榮與其扶掖出左順門外榮且扶且謂大夏曰吾輩行事不好處多老先生於上前幸

太監楊善大夏隱惡揚善

隱惡揚善大夏曰聖上天性聰明其於政事外未嘗敢輕易毀譽他人也其今日求退上曰李榮亦在朕前說卿是好官如某者與老太監踪跡遠不知何以如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何敢蔽賢也

李榮不蔽美

名臣錄記劉忠宣公受知於上於本兵外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國有大政大疑每召至內殿面與參

女苗作亂

貴州女苗米魯作亂僉南京戶部尚書王軾兼左副都御史督兵討平之米魯普安土知州妻也知州死魯王州事殺其庶子欲自襲夫職鎮巡官不許且欲正其罪魯遂反囚鎮守內臣戕殺文武藩臬官兵勢甚熾事聞命軾統湖廣四川廣西南寧及貴州諸路漢土官軍共十餘萬討平之斬首五千餘級加軾太子少保軾湖廣公安人○十月前南京兵部郎中委

決所議事雖左右貴近元勳輔相有不與聞者公亦不以告人王帶蟒衣元室之賜迥出諸大臣之上公之得君如此

詔建壽塔

性上所編皇明政要凡四十篇性江西上饒人○詔建壽塔于朝陽門外既而罷之時大學士劉健等上言前代人主信佛莫如梁武帝卒餓死臺城本以求福反以致禍觀諸往事可為明鑒我

諫造佛塔

祖宗相傳以治天下堯舜周孔之道而已淳磨異端蠹財惑眾何關於治欲造佛塔非所以訓天下垂后世也又令撰真人杜永祺等誥命及封號律等復言竊惟異端不可信誥命不當與夫誥命朝廷所以獎賢勵能雖

此輩何賢何能

卿士大臣必待秩滿考最乃得須給况
祖宗廟號不過十六字親王及文武有功德者謚號一二字此輩何賢何
能封號至十八字流布朝野傳聞後世皆曰
朝廷所以給與儒臣所撰擬也天下後世其謂何疏入有旨俱報罷

謹按

恭親我 孝皇十八載之間聽言納諫之美昭耀簡冊成湯之從
諫弗拂改過不吝我 孝皇何讓焉

正甲子弘治十七年

茂烈 終養

母語 悲切

春監察御史陳茂烈以母老邁陳情乞終養許之茂烈疏曰臣生十二年
父善祥不幸蚤喪母張氏無任劬勞臣又隻身別無次丁孤苦成立臣烈
前任吉安府推官母年雖高猶能就祿繼蒙
聖恩行取來京而母年愈老疾病連綿不禁跋蹠重違故鄉臨別叮嚀言
語悲切臣待罪於茲將二年矣願以菲才無補風紀又蒙聖恩錄臣前任
微勞賜之勅命舉家幽明咸被天寵揣分奚堪固宜捐軀圖報於萬一

母年不可多得 此一語 極感動 人心

茂烈 直率

幸聖 莫如 顏曾

也奈何慈闈衰邁夕照如飛母今年七十有七矣君恩猶可以再耐母年
不可以多得也况臣又無勇嗣又無兄弟一母一子各失一涯千思萬思
無時不思疾病獨自呻吟藥餌孰與調節臣既思母則報主之心亂母復
思臣則保身之心微臣心可憫母心尤可虞也伏望 皇上憐臣母子孤
苦勅該部照例放臣終養使以慰倚門之望少伸寸草之忱臣雖祇奉
龍顏仰瞻天日愈思恩渥益勵初心尚期涓埃之報於將來再效大馬之
勞於未死豈敢釋然而長往者臣心實懇切謹具奏聞
上憫其情特許之茂烈世為福建興化衛總旗少喪父茂烈繼其後勵志
邁俗不與群兒伍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誦燈默
誦不少輟年十八慨然嘆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己曾之日省
豈非學之法與乃作省克錄以自考登進士為吉安府推官明允公恕信
孚於民考績歸至淮以乏寒具凍幾死所知覆以散裘為救為御史袍服

素朴但騎一牝馬身若無官而自繫風紀之重彈劾不避權貴乞歸終養
身自治畦耆頭給薪妻子服食粗糲人甚不堪而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

極經書與肯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嘗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
謹按陳考蕪終養一疏馬出母子至情無一毫文飾長語至今讀之猶
心之甚也脩錄此疏當與李
伯陳情表同垂不朽云

二月太皇太后周氏崩上尊謚曰孝肅睿皇后尋詔罷尊謚仍稱
太皇太后立廟別祭初成化戊子孝莊錢太后崩太學士彭時等議合

葬裕陵時已有周太后他日祔葬祔廟之說矣至是
太后崩隨上尊謚曰孝肅百順康懿光烈輔天承聖睿皇后同孝莊之制

矣既而太學士劉健等覺其誤乃上疏言成化初事有難處臣子姑為委
曲將順之意今當再議於是詔禮部會多官詳議以聞上丁御西角

門召劉健等出宗
定議
太后制

裕陵圖一紙言孝莊太皇太后堂與
英廟皇堂相去數丈中隔不通因曰此大非禮當釐正健等奏曰此事

等初不知今欲為釐正仰見
皇上聖孝盛德超出前古臣等不勝忻慕上曰先生輩如何得知此事

都是內臣所為內臣有幾人識道理者昨見成化間彭時姚夔輩奏章先
朝大臣都忠厚為國如此因論祔廟之禮健等奏曰先年奏議已定

孝莊太后居左今太行太皇太后居右合祔裕陵配享太廟且引唐
宋故事為證臣等以此不敢輕議其實漢以前惟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

宋亦有二后並祔者
上曰二后已非若三后尤為非禮謝遷奏曰彼三后一乃繼立一則所生

故也上曰事須師古末世鄙襲之事不足學李東陽對曰皇上當以
堯舜為法上曰事關綱常極重豈可毫髮僭差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恩

師古
引唐宋
故事為
証

禮論之
定議
太后制

太皇太后 后躬恩 德深厚 此言真 一本之 情形於 口吻

德深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 錢太后乃 皇祖母立正后我
朝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乃從朕壞起恐後來禱亂無紀極耳
且 孝穆太后朕生母止尊稱為
皇太后別祀于奉慈殿今仁壽宮前殿儘寬意欲奉 太皇太后於此他
日奉 孝穆太后於後殿歲時祭享一如太廟不敢少缺東陽奏曰
皇上言及 孝穆太后尤見大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下矣 上曰此事
却難處行之則理有未安不行則違 先帝之意又違群臣會議會議猶
可奈 先帝何朕嘗思之夜不能寐先帝固重而祖宗之制為尤重耳先
生輩是朕心腹大臣好為慶置律等奏曰容臣等計議 上聞皆叩頭而
出時掌詹事府禮部尚書吳寬與會議眾推執筆上言曾頌姜源闕宮春
秋考仲子之言皆於禮為別廟之證自漢唐來亦然至宋乃有並祔者其
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生而為配者非君子孫追尊之比惟李宸妃之沒

命大 臣會 制議 廟

李宸妃 之沒仁 宗傷痛 出於至 情故追 尊於祭 之情切

中外 翕然 稱得 乳

仁宗傷痛出於至情乃用追尊而祔祭此豈後世所當法哉眾皆從之命
議疏上
上復召內閣臣問曰此議如何劉健等奏曰正是古禮 上曰仍稱太
皇太后可否皆對曰既是別廟須如此尊稱為當
上即袖出奉殿圖指示其東一區曰朕於此建廟遷 孝穆太后併祭於
此如何健等對曰甚當 上曰位序如何健對曰
太皇太后當中一室 孝穆太后或左或右一室 上曰須在左後來有
如此者却居右議既定
上御批會議疏云祀享重事禮當詳慎卿等稽考古典及
祖宗廟制已明白都佳議建廟奉享仍稱 太皇太后以伸朕尊親之意
後世子孫遵守崇奉永為定制於是中外翕然稱得禮云
恭觀 孝宗此舉抑至情禮制及覆詳慎務求至當以昭一代之彝
典而陋唐宋諸君於不居所謂惟聖盡倫惟王盡制惟孝子為能享親

惟天子建中和之極焉呼孝皇吾無間然矣

詔重建孔廟落成

閏四月曲阜重建孔廟落成遣大學士李東陽祭告及還東陽以所經過

有引誘入寇之

天災民瘼上奏詔議行之○六月命右副都御史閻仲宇通政司參議熊

激軍皆我赤子為君者之言至

備整理各邊關糧草先是北虜小王子來貢甚急既而不來有走回男子
報說虜中有異謀欲搶黃裏黃裏者謂京城也又云朵顏衛頭目可兒乞
蠻領三百人往北虜通和小王子與一女寄養似有引誘入寇之跡於是
遣神宇赴天同宣府備往各關各豫整理糧草以待出師○七月
上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暖閣上袖出大同鎮巡官章奏言虜賊勢重
近又掘殺墩軍延綏遊騎兵累調未至乞增兵補馬情詞甚急上曰墩
軍皆我赤子乃敢殺傷朕當與做主可選京軍二萬整理齊備定委領軍
名目即日啟行健等奏曰
皇上垂念赤子一言誠社稷之福京軍亦須整點但未宜輕動遷繼奏曰

邊事固急京師尤重居重馭輕亦須內顧家當

邊事固急京師尤重居重馭輕亦須內顧家當上意未釋猶欲出軍東

京師尤重

陽奏曰近日北虜與朵顏通潮河川古北口甚為可慮今聞賊在天同稍

大夏力言京師未可輕出

遠欲往東行正不知何處侵犯若彼聲西擊東而我軍出天同未免顧彼
失此須少待其定徐議所向耳健因備言天同險遠本鎮尚可支持潮河
川去京師不過一日最為切近誠宜先慮上曰今亦未便出軍但須預
備停當待報乃行免致臨期失措復召兵部尚書劉大夏而諭出師之意
大夏亦力言京軍未可輕出上曰

將官得其人

太宗朝頻年出兵逐虜數百里未嘗不利大夏曰太宗之時何時也有
糧自草有兵有馬又有好將官所以得利今糧草缺乏軍馬疲弊將官鮮
得其人軍士玩於法令非惟不能殺賊亦且因而害入徒費財物有損無
益上納之師乃不出已而虜為沿邊諸將所拒亦引去

謹按

嘉靖中北虜果由古北口潮河州徑抵京師北門及通薊等州大掠而去果符諸臣所慮

公同
年好
友

使教
采奏
乎

大夏
為
珊申
達

枕家
人父
子此
言何
親愛
也

左都御史戴珊乞致仕不允珊累以疾求退不得一日私懇于劉大夏曰
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死異鄉地下不瞑目矣公同年好友也愛于上獨
不為我一言乎一日上召大夏議事畢因問戴珊近來何如大夏言
珊有病累疏乞休出于實情伏望
皇上憐而允之
上曰彼教鄉來奏乎大夏曰珊在疾臣往視之彼恐微
誠不能動天令臣見

陛下曰為彼申達下情上曰卿去說與戴某朕以天下事推誠付托猶
家人父子也太平未兆何忍舍朕而先歸乎大夏以

上語告珊珊泣曰吾不得還家矣

恭親 孝皇待臣下推赤心置人腹其至誠惻隱之意家人父子之情
藹然溢於言表宜乎諸臣之感泣矢死以報而不敢復言家也
改督理陝西茶馬左副都御史楊一清巡撫陝西兼經理邊務一清先為
雲南安寧人祖父遊居湖廣巴陵遂為巴陵人幼穎異舉神童為翰林秀

適當
朝觀
之期
各撫
按須
從公
開報

賜大
夏
白金

賜大夏
白金不
必朝謝
恐公知
幸愧

才成化戊午年十三中順天鄉試壬辰舉進士授中書舍人累遷山西提
學僉事陝西提學副使召為太常少卿至公戰後僑居鎮江勅吏部都
察院比年考察朝覲官員率多撫按官者語多不得實爾等詢訪亦欠周
詳以致賢否倒置明年正且適當朝覲之期宜預行各撫按官從公開報
爾等備細奏詳精白一心秉持公道庶幾澤被生民上回天意其欽承之
乙丑弘治十八年

春賜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各元寶一錠時 上有大政事每召二人
面議至是召二人對畢 上令中使出白金二錠以賜且面諭曰卿等將
去買茶果用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見者如卿等雖開
門延客誰復有以賄賂通也朕知卿等故有是賜且命不必朝謝恐公卿
知之未免各懷愧懼也 廣西官軍討思恩府作亂土官知府岑濬謀之
改設流官知府先是濬謀叛亂襲破田州府逐其知府岑猛放兵劫掠總

朕樂聞說

李陽應 疏上

藥石非規名

督兩廣都御史潘藩等奏請討之詔召湖廣未順保靖二宣慰苗兵一萬
合兩廣兵進征直抵舊城破瀘斬之藩等上言宜照馬湖例改設流官以
不變其俗從之○二月禮部欽奉 聖旨朕方圖新政理樂聞讜言除
祖宗成憲定規不可紛更其餘事關軍民利病切於治体但有可行的着
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說○會試天下舉人命詹事府太常
寺卿兼學士張元貞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講學士楊廷和為考試官取董
玘等三百人○三月廷試賜顧鼎臣董玘謝丕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戶部主事沐梁李夢陽應詔上疏曰臣聞人君不患世無直言之臣而患
已之不能用其言人臣不患其言不得上聞嘗患人君者聞之而不樂也
蓋直言之臣秉性朴實不識忌諱觀事積憤誠激於中義形於辭故其言
剴切而無回互藥石而鮮包藏是以為君者不樂聞也即聞之不樂行也
夫明君英主則不然也謂其言剴切非為身也藥石非規名也於是道之

二病三害六漸

不藥而求病愈無是理也今日士氣似之

使言可行也於是措之於行是故下無壅蔽之姦上無過舉之政故治
化浹洽而百姓受福矣臣竊伏觀 陛下則真明君英主也 陛下法
祖宗者至矣敬天地者茂以加美飭躬勤勵延問若不給美然而治化不
浹洽百姓不受福何也意者病與害為之而
陛下弗察也又其漸不可長焉夫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身之安莫若去
其病欲其利莫若祛其害欲令終而全安莫如使漸不可長今天下之為
病者二而不之去也為害者三而不之祛也為漸者六而不使不可長也
乃顧汲汲曰是奚不安也奚不利也奚不令終而全安也是何異於不藥
而求病愈也臣今謹據所見昧死開具惟
陛下矜察焉二病一曰元氣之病夫元氣之病者何也所謂有其幾無其
形譬患內耗伏未及發自謂之安此乃病在元氣臣竊觀當今士氣頗似
之夫孔子曰知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訥不

內官為腹之病

一虎十羊勢無全羊

產官有罪不可赦

吐詞則自為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則以為善處是以轉相則傲翕然風靡為士者口無公是非後進承訛踵弊不復知有言行之實矣如此尚得不謂之病乎臣竊謂此等不治必積漸不可救藥此臣所謂元氣之病也二曰腹心之病者何也攻之則難攻不攻則亡身者也臣竊計今事勢內官者腹心之病也夫內官者陰性而狼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剪臣故以為腹心之病夫倉廩庫錢穀之要也今皆內官主之陛下以此輩為忠實可用耶抑例不可廢也夫例誠不可廢每處置一二輩定矣今少者五六輩多者二三十輩何耶且夫一虎十羊勢無全羊况十虎而一羊哉今其有司摘發其姦幸陛下洞見其情實外議僉曰是必不赦必且寬宥今數月矣猶閣而不行夫人情莫不避於潛而玩於彰彼未摘發姦尚有嚴心今其姦業摘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寬宥彼何所懼乎昔人有言曰官管有罪不可赦有缺

不可補

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為也今誠欲腹心安莫如剷內官之權莫如有罪不赦有缺不可補傳曰治未病不治已病今固已病也而猶不治是可惑也已三害一曰兵害夫兵害者何也臣以為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強本者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有餘分為五軍蓋帶甲控弦者數十萬馬意固欲以強本也然至正統已已統數十年耳拔之乃僅得十一萬馬亦寡矣於是有十一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數十年耳日者遣將比伐拔之不滿二萬馬然其腰鞬弓力不全也騎士則牽露骨馬又旋置鞍轡等夫兵數不減於前食之者增也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職者不以報狼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身老拙出而應點道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也臣故曰兵害者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者也夫騰壤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耶外官既

稱貸而至
子居官者
貪墨之過
誠何心

不查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夫內官者陰狡而狼貪者也以豪富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狼貪之徒其害可忍言哉且夫錦衣衛牙爪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內官奏之內兵又其專掌之陛下乃何獨而不為之寒心耶二曰民害夫夫害者臣以為歛重而民貧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今百姓苦患無賴而有司者不之卹也歛之不問貧富也役之不問勝否也曰是爾職焉夫是故富者剝削貧者稱貸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之不足則必逃竄丁且棄父母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災通者不返居者縲絏而牽連則必有無事暴露之屍臣故曰民害者重歛使之也夫內官供用有常數宜有常簿也今油蠟皮張諸料等較之弘治初年費且十倍于前此何也蓋下者效上者也取贏者未有不羨者也今既十倍於前則戶工二部科派必又倍矣天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

却步
求前

莊田
為淺
害民之

皇親
之害
貽累
田土

賤人
賤馬

又有秤頭等必又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益又倍矣於是平民日貧而歛日積當道不肯言以聞有司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真却步以求前耳陛下猶固嘗降詔旨存問矣然簿數不減也科票不省秤頭如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所以空名而實禍也臣故曰貪墨在位恩不下流者此也三曰莊場畿民之害臣復觀洪武其年詔曰直隸拋荒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既自開墾之矣不可謂非其田而今皇親之家聽無賴光棍投獻正使謂非其田也請之朝廷朝廷亦謂非其田也率即賜皇親家皇親既奉天子命為己有乃遂白奪其田土夷其墳墓毀其房屋斬其樹木於是百年土著之民蕩產失業拋棄父母妻孥千里之內舉騷然不寧矣夫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而祿非不豐費非不極也乃祇以區區之田損害赤子動搖基本如此是不欲與國同休戚耶嗚呼亦甚矣昔魯癡焚孔子見之但曰傷人乎蓋貴人賤馬故也今蘇州牧馬草

青男
齒女

場與百姓爭阡而競敵百姓連年坐勾攝轉相牽引防廢本業勇不秉耒
女不上機膏勇鬻嬰老者轉而死泥塗過半矣嗚呼是何賤入而貴馬也
臣知

六漸

陛下必有所不為矣六漸一曰置之漸夫置之漸者何也臣以為兵連然
耳然文若浪費今各邊用兵以將則庸以卒則罷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
威而錢穀吏悅首供給莫敢如何稍有不繼則軍吏諉以自解是故倉廩
不足不曰兵者糜之也曰是錢穀者之誤之也錢穀者不曰已誤之也曰
是無米而求粥也於是始有和買之議矣和買而不足於是始有空運之
例空運而又不足於是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太倉庫銀尚百七十餘
萬兩銷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由是積漸而不止雖欲不置焉可
得乎夫今疆土不廢於前也鮮卑大寇非若匈奴突厥者也竭天下之力
以供邊而日猶不足此其故何也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者為之也夫

始有
和買
之誤

銷耗
太倉
銀過
半

左右侍
臣執非
造寺

錢者泉也言流也散于上則聚于下公家削則私室盈今京城內外千觀
萬寺亦熾矣顧又不止彼左右侍臣執非造寺者也動則乃以鉅萬計該
曰十入一出今彼鉅萬出則其入不止於鉅萬明矣夫上惟風下民惟草
今方春氣和耒耜在野

餒民
奉佛

陛下乃不發倉廩助不給賑不足顧徧察寺觀等勅給費修葺是餒民以
奉佛也彼以鉅萬入者又何憚而不造寺也夫智者察微夫貨入而於私
室矣又出而造寺觀等費設卒有水旱之警兵由事興內取則已匱外歛
則民窮臣不知

內取則
已匱外
歛則天
劣此常
下之待
情何而
今日知

陛下計所出矣故曰又苦浪費者此也二曰盜之漸夫盜之漸何也臣以
為其機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彼以為徃固無食矣今盜而得
食即死不猶愈于餒乎徃固無衣矣今盜而得衣即死不猶愈于凍乎徃
有租調官司之轄矣今盜而得自由不猶愈于追繫鞭笞之乎夫天下無

有亂之
机無亂
之形

恤飢
賑寒

有倫
無患
王者
之政

捐百萬
之費斬
一即之
拜

智愚強弱舉俯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維之且畏死也今既死而愈于
凍餒追繫鞭笞之則彼亦何所不至耶故以臣之愚竊計事勢非但憂盜
將必有大患大患者何所謂有亂之机無亂之形也夫今天下無不臣之
邦四夷無不庭之國百官奉職篚篚歲至太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
而不用又無方二千里水旱之災也然而哨聚殺入劫縣燒村剽掠婦
女者日相聞也臣謂宜趁此急選良有司恤饑賑寒以安民心又密令擊
飭城池軍馬以俟緩急之變夫安不忘危霸者之畧有倫無患聖王之政
况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意外之警有如平原睢陽之倫乎三曰
壞名器之漸夫明王懸爵賞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也故曰五
服有章自天命之示非我也又曰爵入于朝與衆共之明至公也是以古
之英君寧捐百萬之費而斬一即之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乞官者官乞
蔭者蔭黜其父者陟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臣不知

陛下何
所利于
斯而為

畏天
憂民

真人
者太
虛無
為之
名

陛下計所出矣夫陰者所以報功又示勸也今黜者既陟其子孫則有功
者何勸焉是以高其爵不足以勵糜乎賞不足以諷貪錄鑽刺之風既行
廉耻名節之士遂寡且
陛下何利于斯而為之也夫大學士萬安前侍 先皇帝醜穢彰露 陛
下踐祚之始嘗令內官通脫其牙牌逐之去矣今而陰其子為丞相不知
畏天報耶勸耶四曰弛法令之漸不錄 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夫自古帝王享國
長久者畏天而憂民也非以奉佛也康強少疾者清心而寡慾也非以事
仙也且
陛下獨不見梁武唐憲乎梁武帝奉佛最謹然惟禍最慘唐憲宗事仙又
最謹然年又最短此其明效大驗彰彰可考者而今創寺創觀請額者
陛下弗止也此又詔葺其圯廢臣不知 陛下乃何所取於彼而為之也
夫真人者太虛無為之名也今酒肉粗俗道士

敬重如神

道法

臣之所日夜

皇家之親不待與政而保全之

陛下敬重之如神尊為真人又法王佛子等並肩輿出入珍食衣錦夫誘者必曰其道妙又其法靈今天變屢見於上百姓嗷嗷於下邊報未捷倉庫匱乏信如真人國師道足以庇法足以佑陛下何不逐上試之且彼能設一醮撰一法使天變息而嗷嗷者止乎此固必無之事而

陛下弗察及聽其誘此臣之所以日夜悲心者也六曰貴戚驕恣之漸夫水防惟土國防惟禮水決則潰禮決則陵昔者

高皇帝置親令曰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伏讀嘆息以為聖王不易之論是所謂禮之防也夫皇親與國至戚也不宜有間今顧禮以防之者臣以為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今

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寧侯乃顧不嚴禮以為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夫下僭則上陵今壽寧侯招納無賴罔

張掛黃旗其勢必逼上可不慎典不漸杜漸之道

利而賊民白奪人田土擅拆人房屋強擄人子女開張店房要截商貨而又占種盜課橫行江河張掛黃旗勢如翼虎此謂之不僭不可夫僭則陵陵則逼夫逼則法行且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談孰非欲恨于壽寧侯者也夫川潰則傷必衆萬上法行

蔡石而鮮包藏賈生志大量小

上前泣訴不平

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為宜及今慎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剪萌之道也

下戶部主事李夢陽獄既而釋之先是夢陽疏既上皇后母金夫人及壽寧侯張鶴齡切齒之日在上前泣訴不平

皇朝通志卷之九

利道交章入救 上不得已下夢陽詔獄科道官交章入救金夫人猶前泣訴求加重刑

上不聽既而鎮撫司具獄辭以請 上徑批旨令復職惟罰俸三月而已

他日 上遊南宮張夜入侍酒 皇后皇太子金夫人皆逸遯出遊

上獨召大張膝語左若咸莫聞知第遙見大張免冠觸地蓋因夢陽之言

而罪壽寧也後劉大夏被召復殿奉事畢上曰近日外事若何大夏頓首

曰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懽呼 聖德如天地之大 上曰夢陽本內事閔戚晚且言語狂妄朕不得已而

下之獄鎮撫司本上朕試問左右當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且付錦

衣衛捷以釋之朕揣知此輩意欲得旨下便令重責致其死以快官中之

怒使朕受殺直臣之名左右不忠如此朕所以即釋復職更不令法司擬

罪也大夏頓首謝曰 陛下此一事堯舜之仁也 掌詹事府太常卿蕙學士張元禎上疏勸

經筵講太極圖西銘及性理諸書 東宮蕙講孝經小學上嘉納之聖

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尋命元禎管內閣誥勅將柄用之會

上不豫不果 四月二日命兵部將兩京五府各營及親軍衛分掌上管

事并在外鎮守分守守備方面武職官員姓名履歷按季開馬進來以備

觀覽 謹按此即仁廟書各部及布按二司官姓名於奉天門西序之意嘉靖

及賢否考語類造揭帖按季進呈遇有各項員缺推補輒賜一覽則其

中夏言止言弘治末年 孝宗命兵部武將職官姓名履歷按季開進以便觀覽正德十年揭帖

尚存兵科以後不知廢于何人權姦用事凡推舉一應將官無不資其 賄賂遇有員缺故為停開直待闕節既通方行具奏銓補錢神橫流于

債帥援 跡於邊 庭

錢神橫 流於禁 關

人品優 劣可按 而知

命進 百官 姓名 履歷 以備 觀覽

上召太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煖閣袖出數本令健等看詳因指一本

此舉關係政体甚大不可復廢

鑄錢一事最為緊要

云太常寺欠行戶錢鈔昨有旨查洪武等錢緣何市不通使須為處置務令通行健等因奏曰今國帑不充府庫無蓄備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為緊要其餘若屯由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也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矣

健等極陳王府奏討之弊

上問商人何故不肯上納健等因極陳皇親王府及內臣奏討之弊上曰奏討亦只是絕家東陽奏曰奏討之中又有夾帶奏討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弊耳上曰夾帶之弊亦誠有之健因奏曰聞國初茶馬法初行有歐陽駙馬者夾取私茶太祖皇帝曰我統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爾今鹽法速整理健等奏曰請下戶部查議上曰然明日降旨云

下叙鹽法

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

藹然有家父子之風

邊關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便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傳當來說於是戶部尚書韓文等條陳釐革鹽法積弊凡七事奏請施行之

李東陽熟對錄謂孝宗晚年明習國事勵精圖治與輔臣言議論層出不窮和暢問答詳悉藹然有家父子之風誠近古所罕見也

五月上不豫初六日昧爽司禮監太監戴義出左掖門急宣劉健李東陽謝遷入乾清宮至寢殿穿重幔上仙橋見御榻上便服坐榻中健等叩頭上令近前於是直叩榻下上曰朕承

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今年三十六歲矣乃得此疾殆不能興故與先生每相見時以健等曰

安得遇為此言尤望其享年也

陛下萬壽無疆偶爾違和暫須調攝安得遽為此言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大命不可強也因呼水漱口掌御藥事太監張愉勸

凡天

上進藥不答上又曰朕為

下事 先生每多費心 因執劉健手若將未訣 費心者 上又曰朕蒙

皇考恩厚 選張氏為皇后 生東宮 今十五歲矣 尚未娶婚 社稷事重 可亟 今禮部舉行皆應曰諾 時司禮大監陳寬 李榮 蕭敬等皆至 羅跪榻外

上曰授遺旨 大監扶案 李璋捧筆 硯戴義就榻前書之 又曰東宮聰明 但 年幼好逸樂 先生每勤請他出來 讀些書 輔他做箇好人 律等皆叩頭仰 奏曰臣等敢不盡力 健等遂出 調旨傳禮部行 初七日

上崩 十八日皇太子即位 六月 上

大行皇帝尊謚曰 遵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 廟號 孝宗 北虜寇 大同宣府邊將失利 上命保國公朱暉帥師禦之 右都

御史史琳提督軍務 出師分駐大同宣府 虜引去 斬獲百餘級 加暉太保 琳太子少保 琳尋卒

保國公 朱暉帥 師禦寇

榻前 授遺 音

驅羊 而格 猛虎

謹按 正德初 給事中劉健 疏謂去歲 遼賊犯邊 揀選京軍 出征旬日 把總以此 赴敵可謂 驅羊而格 猛虎也 惟師正 指此役 又嘉靖年 政胡松 疏曰 邊境近來 侵盜肆略 虜大入 則大利 小入 則小利 竟不聞 有鼓掌 之聲 正之 之旗 與之一角 於疆場者 雖 朝廷嚴令 勦殺 要不過 息鼓 偃旗 徐躡 其後 賊如東向 我則西馳 俟其 志欲充滿 整暇 而歸 其所 畧者 羸弱 行不能 遠 彼乃 視為 弃物 委以 敗我 而我 則因 之為 利 邀之 以為 功 巧於 張皇 奏功 闕下 而不知 悉皆 我之 編氓 與其 老耄 嬰孫 也 豈不 重傷 天地 之和 而遠 遺醜 虜之 笑哉

七月 加少師 大學士 劉健 左柱國 支正一品 俸 太子太保 大學士 李東陽 謝遷 並加少傅 兼太子太傅

起致仕 戶部右侍郎 許進 為兵部左侍郎 提督 團營 兵馬 尋進 兵部尚書

同寅協 恭所以 成弘治 十餘年 之治

提督仍舊○八月上

皇祖母太后王氏尊號曰慈聖康壽太皇太后尊 母后張氏為皇太后

○差承運庫太監王瓚崔果往南京浙江織造璫等奏討長蘆運司官鹽

一萬二千引載至南京變賣銀兩買辦織造物料時戶部司屬李夢陽

王崇文徐廷用以氣節相尚言于尚書韓文曰今新政之初不可准鹽課

織造於身文等執奏再上止請與六千引半與價銀 上召內閣問曰戶

部何為不肯全與劉健等對以內官裝載官鹽中間夾帶私鹽數多沿途

害久且壅滯官鹽先帝臨終銳意整理鹽法此正今日急務

上不悅曰天下事豈只是絲箇內官壞乎譬如十人中也須有三四箇好

人健等退復具揭帖力請如戶部議

上不得已從之止批旨與六千引○十月建立皇莊七處曰大興縣十里

舖皇莊曰大王莊皇莊曰深溝兒皇莊曰高谷店皇莊曰石婆婆營皇莊

韓文 奏鹽 課織

整理 鹽法 正今日 務

務 日急

建立 皇莊

曰六里屯皇莊曰土城莊皇莊

謹按皇莊之設 祖宗時無之成化以來始有然甚以甚不過數處而已

至正德朝內臣用事皇莊始盛先後建立連州跨邑至三百餘處

更為各處鎮守等內臣

上初即位舊東宮內使馬永成谷大用劉瑾張永魏彬羅祥丘聚張興等

日夕近侍與

上同臥起宴遊謀議時稱為八黨內劉瑾通文墨熟世故而性剛狠尤深

惡文臣專權屢於 上前言弘治間朝權俱為司禮監內閣所掌

朝廷不過虛名而已如天下鎮守分守守備等項內官皆司禮監官舉用

大受賄賂如不信只將司禮監掌印太監抄了有金銀可滿二間房若將

天下鎮守內官取回別用一番人令他各備銀一二萬兩進上謝恩勝如

司禮監受了

皇莊 之設 民其 巨矣

時稱

八黨

之十

常侍

無異

至此

危矣

傳旨

上信之於是傳旨盡數收回新用者隨地方大小借資銀兩進貢方得差

出到彼肆意誅求無所忌憚甚至取于官庫莫敢不從者

謹按武廟初政未幾昏極已張八黨漸肆奏討皇

北虜

北虜數萬人寧夏乘勝直抵固原關中震恐道無行人巡撫陝西都御史

珊卒

楊一清時在平涼率帳下五十餘人馳至瓦亭驛會總兵曹鑑謨方客嚴

職守法

連發火炮響應如數萬人虜疑我大兵至遂引去○十二月左都御史戴

尚書張敷筆

為左都御史敷筆與尚書林瀚都御史林俊祭酒章懋

望重

一時南都稱四君子蓋指敷筆與尚書林瀚都御史林俊祭酒章懋

云擢總督兩廣都察院右都御史林廷選為南京工部尚書疏致仕廷

民稱

選福建長樂人由進士授蘇州推官蕭明仁恕屢折疑獄民稱青天

監察御史

彈劾不避權勢巡按廣西適夷寇猖獗躬擐甲胄討平之

詔增俸

一級資白金文綺歷浙臬僉副藩伯曠徒煽惑諭解歸農歲大歉

設賑活民

萬計宦浙最久凡官舍所需一毫不取諸民必遣入於他省市

之歷深

望重南臺會薦別大理卿鞫讞多所平反以都御史出鎮兩廣盜

賊充斥

專意招撫梗令者不得已而後加征討擒巨寇李四子李通寶胡

扶香等

絕其醜類撫而復業者甚眾累受勅諭金幣獎勵賢勞引疾乞骸

骨

溫旨慰晉遷尚書復乞疏共八上懇切賜優書馳傳歸有清慎才明功成

身退

允遂高尚之褒有司月給廩歲給役卒賜祭葬

贈太子少保

蔭子王汝惠郡節推選宅心忠孝制行端方官輟所至

皆有惠愛

元憐憫於作興人才其興衰刻弊紀綱肅然疏歸林下十餘年

疏歸林下十餘年

自守

年杜門

自守

李卓吾批點皇明通紀統宗九卷

杜南自守著有撫粵奏議乞休累疏稿竹田詩文集行于世

李卓吾批點皇明通紀統宗九卷終

